

韓氏家集

254
9705
14



瀛氏家乘

卷十九

中  
行  
述

又  
惲  
母  
蔣  
孺  
人  
行  
狀

宗  
蔣  
鎮  
林  
訓  
謙  
蔣  
紹  
燿



嗚呼吾姊之亡於今三年矣三年而後卜墓遵遺命也服  
闋諸甥衰經來請余狀余曰弟為姊也狀近於暱敢辭諸  
甥請益堅余弗獲辭因次其事以應之余家譜蔣姓故山  
亭侯裔世居武進漏湖之東曰堰下里先君郡庠懷溪翁  
娶董母生余兄一余姊四舉第四姊不旬日而董母亡遂  
置余母張余及兩弟最後兩姊張出也惲姊居長年十九



歸憚舅曰福建右叅議少南公諱紹芳姑曰黃安人配封  
行人繹思君諱應雨生男四厥初甲辰進士行人司行人  
娶郡庠豫所褚公國榮女篤初郡庠生娶鄉進士震峰董  
公言詩女敬初郡庠生娶廣西梧州府同知和鼎王公士  
梅女南初邑庠生娶邑庠生寅所毛公辰女女一適太學  
生薛憲龍原任江西吉安府永新縣知縣純臺薛公敷政  
子又女一適太學生吳宗逸贈翰林院編修從庵吳公同  
行子卽伯氏遺孤而吾姊撫爲已女者也孫男十厥初出  
者三翊聘山東東昌府知府純所吳公元女翊翊未聘篤



初出者三翀娶鄉進士聚所吳公宗奎女鵝聘景心鄒公  
大第女獬未聘敬初出者三翟嚮習南初出者一翥俱未  
聘孫女三篤初出者一未字敬初出者一字江陰鄉進士  
楚圻黃公通子繼亮南初出者一未字生於嘉靖庚戌年  
十一月二十五日卯時卒於萬曆辛亥年九月十九日巳  
時享年六十有二將以甲寅年三月初九日卜葬於白茆  
塘祖塋之次者是曰暉母蔣孺人蔣孺人紹燿長姊也謹  
狀吾姊之行可爲孝女者三可爲賢婦者四可爲賢母者  
五而超異卓絕有丈夫之概者二吾姊溫慧淑慎卽幼時



不習嬉戲而操行峻潔又酷肖祖母張外大祖母王王卽  
文肅公之女特以貞節旌於朝俱孀居無子得余兄若姊  
嬉嬉弄孫撫愛甚篤而愛長姊更幾倍他姊長姊亦深德  
兩祖母及伯甥游庠舉於鄉成進士每次必親治酒脯率  
甥羅拜墓前仰視松楸俯視塋穴涕洟承睫徘徊不忍去  
家君晚好鄉居時遣使存問物簡意到必令種種洞鑿悃  
誠比家君進城欵欵戀若童稚蓋孺慕終身一日也疾將  
革特檢先君童時玩具手付余組色如新曰此父手澤所  
存今還汝其遞及子孫可紹燿曰是可爲孝女者狀乎狀



吾姊者三歸暉時少南公業已解組姊爲奉祭祀給賓客  
門內諸所當爲罔弗躬且虔公得一意攻古文詞不問家  
政黃安人性嚴肅繩督諸子婦不爽程尺而獨寬吾姊姊  
治柵必飭卽平頭奴不輕見一人時溽暑衣必重襲躬紕  
績課率臧獲趨役弗敢怠用最得安人歡釋思君屢試  
有司不利上成均偕吾姊游秣陵秣陵故多佳麗而珍好  
輻輳吾姊一無所嗜曰吾詎惜費實不欲以娛耳目爲夫  
若子訓耳有同舍生妻欲介紹擯弗許曰婦言不踰閭毋  
得以妄交玷夫名也釋思君得眩疾疾幾叵測吾姊心憂



之靜治一室置繹思君一切家政不使聞殫力調攝三年而疾瘳紹燿曰是可爲賢婦者狀乎狀吾姊者四撫諸子幼時極愛又極嚴嘗戒乳媪勿令就他所妄飲食卽一蟲鼠不使擅傷有不率者哭而撻之稍長就外傅清晨味爽督起讀書晚篝燈床頭候讀罷乃寢姊幼時所讀經書至老不遺忘每口授諸子音韻琅琅不使訛傳一字漏下幾鼓間有倦容輒厲聲斥之不覺淚自盈盈下旋又以好語相慰自諸子六齡以及垂髫率如此伯甥性恬不競於仕兩奉使命逡巡幾十年色侍左右常與語曰士人爲諸生



時當如處女行必有袿結不得纖毫踰越進而服官如女  
作婦便當慷慨任事豈得偷蔭視息爲促之官僅踰一月  
而疾作疾時一子在燕一女在豫章或以不寓目勉爲慰  
姊撫牀笑曰子從君女從夫義也吾正以此爲快若榻前  
婉戀僅作兒女態何足娛我居恒短衣髡髻絕不做時粧  
每歲時初度諸子偶以鮮衣進強一御輒藏之曰吾性不  
相習且爲汝輩惜福也疾時悉檢出各返所從來併筐篚  
素蓄一朝盡捐分給諸子婦及孫下逮僮婢若銖稱黍比  
確有成算弗令沒後致爭一言紹燿曰是可爲賢母者狀



乎狀吾姊者五凡遇事有經畧務持大體機警所觸迎刃而解欲使人知惠又欲使人知威甯使惠自我施不欲使人無故得干其惠甯使威自我霽不欲使人有故得挫其威至與商利害談得失一以義命自我裁所以慨爽坦直終身絕無怖容病浹旬自度不起謂諸子婦曰吾病久日中絕不見鬼神狀乃知世俗言盡妄也沒後幸勿以巫覡事我我今年踰六旬婚嫁具畢死亦奚憾遂撒藥糜不復進凡棺斂衣衾以及殯期墓所百凡經費躬自籌畫精核不以煩後人曰吾神將去想亦甚樂戒諸子婦勿得以哭



聲亂吾耳言畢徐曰吾目光漸遠殆將去已遂瞑嗚呼吾  
姊真達於去來之際者耶紹燿曰是可爲超異卓絕有丈  
夫之概者二吾姊出於蔣歸於惲爲女者十九年爲婦者  
十二年爲母者四十年而爲祖母者才十七年耳爲女時  
鞠於祖母張不知所苦自歸惲爲婦爲母服勤茹澹百千  
拮据而精血已銷亡矣迨伯甥成進士仲叔季三甥次第  
補博士弟子而男盡有室女盡有家得稱祖母於堂上怡  
怡用釋前勞以安祿養而年不及待嗚呼痛哉語曰上有  
奇柯挺幹者下必有靈根以吾祖母張外大祖母王兩世



守貞吾父篤行好義正氣融結勃發而爲吾姊其有夙慧  
固其然哉語又曰飲不盡樽以貽後人以吾姊不及享者  
而留享於夫若子又其或然歟死之日縉紳士類以及里  
閭多口無不嘖嘖稱孺人賢紹燿恐口碑之或湮而彤管  
弗及紀也惟是閭內懿行詮次如右愧不文不能揄揚萬  
一第事事實錄仰祈名公鴻碩採擇一二題其壙中石曰  
是爲惲母蔣孺人墓則孺人其不朽哉



先孺人母張氏行狀不聞前狀以爲無與以爲是  
崇禎八年十二月癸巳母孺人以天年終不孝日初追數  
懿德擗踊中稍稍欲有所詮次而援筆痛哭迄不能終一  
言則亦旣數月往矣已而復痛哭曰孺人之事先府君垂  
三十年備旣婉婉而不以惠聞其稱未亡人茹荼集蓼哀  
哀焉惟藐孤是寄而不以節聞蓋孺人之行固有非耳目  
覩記所能及者今又以哀隕荒迷闕而弗白則是終弗白  
也上無以徼惠名世作者之言永托不朽下無以垂視孫  
子使有所稱述不孝罪滋大乃復痛哭拔血採其行事著



於篇母孺人姓張氏父諱儒母唐氏生而貞淑寡言笑動止皆有憲度年十五以側室歸先府君府君故薨於子以宜子卜者諸姆凡若而人孺人最醕謹無他顧獨當府君心勞之曰吾一綫未斬將在子爾三索而得不孝先是世父節吾公大宗無後宜後府君子府君念切宗祊又不忍以立媵故傷嫡母胡碩人心乃於舍旁別構一區使諸姆及孺人居之時諸姆方盛年務以服飾芬華相侘孺人獨樸不事朱粉日所御越白輕裕而已諸姆競晝遊孺人足趨趨不前退居堂皇馨欬不聞諸姆或以爲駭或以爲易



與而忽之或求多焉孺人益謹如故李氏姊胡碩人之自  
出孺人待之有加禮姊性峭刻鮮許可然每稱孺人賢及  
不孝成童孺人屢欲率之見胡碩人而碩人棄栝椹矣孺  
人哭之哀曰妾無狀不得親灑掃之役然業爲碩人有子  
庶幾從碩人膝下奉一日歡今已矣府君以中饋無人將  
授家柄孺人辭焉曰此非妾所敢任也吾期與碩人黃泉  
相見不以非分見討足矣他何知佐府君爲兄穀初納孫  
氏嫂兄穀初者諸父敬止公子三齡而育於胡碩人爲府  
君伯子府君望之深溥暑窮陰不廢程督孺人時爲糜若



資以勞苦之衣裾必手紉湔浣及於中君攜卹百方兄至  
今言及猶淚簌簌下也已納孫氏媵遂與孺人分主內政  
府君居庭嚴肅孺人虔奉要束大者祠烝燕饗細至酒醴  
醢醬靡不從府君受成府君顧時加譙讓孺人踧踖謝過  
無愠色府君疾革孺人侍膳藥不解髭者累日夜旣奉諱  
不孝倉皇孺子泣宛轉躡地孺人號眺顧不孝愈益慟慟  
幾絕又念不孝且不勝喪乃強起毀瘠以當大事親含歛  
謹窀穸一如事生方府君析產欲二子均之或告孺人宜  
爲不孝計者孺人謝曰家大人詒二子以安吾幸也夫吾



卽不能無爲幼子計顧伯子復何人哉比終喪不孝居猶  
依兄兄任家督主斷孺人安之卽間者百端起孺人置勿  
問孺人至性尤篤父早卒念之每爲隕涕奉母同居溫恭  
朝夕白首無勑色每當初度不孝率諸子女上壽孺人輒  
黯然不樂曰未亡人卽欲自壽將如而父何孺人儉約夙  
成又以不得終事府君自奉極貶損比於最下歲時一緇  
不終日輒解藏篋筥或以諷孺人孺人曰天物不可暴殄  
吾猶及記先君子一敝衣餘二十年不忍易何論老婦也  
然好施予其族黨窶乏者來告應之惟恐後負者勿較曰



彼不得已固當聞有飯僧粥餓及興作佛事者卽傾橐靡  
靳梱以內閫如外言不入每至四方行修之士與不孝羣  
居講業則羈焉傾聽旣退必舉以勉不孝某所持論爾爾  
某如何人也孺子敬友焉不孝守經術減先人之饒日奉  
時弗繼孺人撫拾取給竭其供佐不孝學外應閭黨內操  
肩鑰秩然各得其宜晨起眠養殮課婦功甚或爲之浙米  
於甌納薪於竈僕僕迨暮不自休止終其身癸西南國賓  
興不孝幾得而復失自惶恐引咎孺人慰之曰而父數奇  
豈學力罪哉且余所重期而者非祿養也績學修行而母



猶將賴之不爾卽鼎食何益乙亥六月不孝挾筴入南雍  
孺人愀然動顏色執不孝手丁甯屬自奮行未浹旬孺人  
以寢疾聞亟歸疾浸深先是待年閨中卽修出世法迨舉  
不孝卽屏肉食茹蔬至是轉側床褥間凡數月持佛號不  
少解至屬纊日不孝及妹若有所屬者不孝跪泣受命遂  
瞑越三日大斂形貌如生嗚呼痛哉孺人靜易寬良其履  
素蹈變析箸讓產莫不中經與人必誠言必如其所見無  
隱自少踰者不知有人間機械事尤不欲與人爭尺寸長  
惡聲自外至輒掩耳或諄語起蕭牆正色臨之已而釋然



拊諸子女以愛勝然至有母道其有微善則咕咕喜有微  
過則默不自得至垂涕洟諸子女聞之竟亦無不悛者諸  
臧獲服事中外衣食之以時務得其情居庭井井一視先  
府君家法日惟集女婦諸孫講說內則或談善惡應感之  
事以爲勸戒動則日吾聞之先公先公云嗚呼孺人以不  
孝故險阻艱難備嘗之矣而不孝不克有所樹立以光大  
之無論一日之養又重之以憂焉不孝之罪死不足贖嗚  
呼痛哉距其生隆慶辛未享年六十有六

男日初謹述



顯妣荆太孺人行狀

嗚呼痛哉吾母竟棄不孝而長逝耶不孝苦塊餘生思吾母之生平凡一言一行可以訓家傳世者又烏可泯沒而勿彰哉吾母太孺人荆氏世居黃塘里丹陽望族簪纓詩禮代不乏人曾外祖明鴻臚寺序班封奉直大夫元初公諱士端外祖廩例太學生贈文林郎邇庵公諱廷聘外祖母吳氏贈太孺人萬曆庚戌進士福建龍溪縣知縣敏所公諱奕女吾母胞兄三人長畸人公諱子建邑廩生次仲匡公諱子遠邑庠生次季超公諱子邁康熙丙辰歲貢現



性日家彙 卷十一  
任江西峽江縣知縣姊妹六人吾母其季也性敏慧自幼識字習大家七誠并通古今書史年十八歲戊戌于歸時大父生于府君已棄世吾母竊念事翁勿逮長痛無窮猶幸及事姑吳太孺人卽吾母之嫡姨也性頗嚴厲吾母每偵姑喜怒以佐嚴君竭力承歡最得姑心丙午聞外祖邇庵公訃奔喪號泣幾不欲生哀毀顛仆矢志發狂遂成痰症危而復蘇乙卯嚴君年三十六時大母在堂尙無子嗣嚴君忽患喉鵝命懸呼吸吾母驚懼星夜延醫救治幸得愈府君嘗曰余得再生復延一綫者汝母之力也吾母妯



媪三人先是癸卯丙午兩伯母相繼去世大母因語吾母曰彼兩人已棄余早逝余止靠汝一人汝宜保重以待吾天年也丁巳秋府君奉大母命應試南闈時大母病已深吾母侍疾甚謹榜發捷音至親友稱賀吾母嗚咽流涕曰阿姑尙如此吾命薄何能消受未幾大母棄養哀毀幾絕相府君五十餘年從無間言府君或處事剛直吾母則以含忍濟之或公車遠出則手書問候之少年艱於得子舉姻後連舉三姊間得雄不育吾母念切似續年未三旬卽爲嚴君納妾王氏至戊午始生不孝庶母亦連舉兩弟吾



母撫之若已出教不孝推梨讓棗恩勤有加壬戌外祖母  
吳太孺人壽八十有九忽棄養吾母臨喪哀戚因絕意人  
世曰人生在世如蜉蝣耳且吾姑已終天復延嗣續吾責  
可少寬矣卽委家務於王氏靜居別室香燈繡佛諷習金  
經不厭不倦布衣蔬食終身孺慕性而成之也不孝自幼  
多病吾母親自鞠育極盡劬勞然未嘗爲禽犢之愛每示  
不孝以古今忠孝故事躬親辟纊寒暑不輟不孝偶勸稍  
節辛勤吾母則正色曰人不可以苟安旦夕敬姜之論勞  
逸汝未之讀乎洎不孝畢姻後旣分爨雖修菽水歡愧無



以奉甘旨間或素饌豐潔吾母反爲不悅云吾所食幾何  
汝若典貸以奉我我將食不下咽也每午食止斷苴一根  
飯必三盃年逾花甲精力強健不畏寒暑夙興夜寐常不  
踰時凡處事敬而不矜也接人和而不狎也撫幼以慈御  
下以寬也利澤之施歆然而不自滿也橫逆之加坦然而  
不與較也戊寅歲拜受疏自爾無與不意孟公忽歿也  
勅命封孺人親族皆豔稱之吾母無喜色曰花冠鳳詔總  
似浮雲惟壽終時身心安穩能預知時日爲難耳癸未冬  
不孝遵父命同居吾母復與府君舉案者八載時孫男七



惟民家乘 卷十九 三  
人孫女三人課讀之暇諸孫嬉戲一堂吾母含飴弄孫欣然色喜不孝方以爲慶而天何奪吾母之速也嗚呼痛哉吾母素寡病庚寅仲春似得末疾言語不明延醫治之匝月竟愈不孝竊仰天默祝自謂無虞不意孟冬忽得噎症雖不善飯猶勉強寢興不孝欲再延醫吾母力阻云吾命在天草根樹皮服之何益且吾年七十卽有不測不爲不壽也至臘月二十日始伏枕不起二十三日忽呼長孫鍾禹索憲書查閱旋語不孝曰吾已卜吉於本月二十七日吾將別汝不孝聞言心愴震悼涕泣不知所措吾母微哂



云吾志已決至二十六日復云幢旛寶蓋金童玉女已來  
候我時室中便覺異香觸鼻聞者莫不悚然傍晚命秉燭  
榻前撒去帷帳執不孝手曰吾少時日者常言命中無子  
誰料三十有八生汝見汝幼年多病恐勿成立心嘗戚戚  
今幸及見汝生三子一女兒孫滿堂吾願足矣吾長齋奉  
佛有年二乘妙法堅持已久身後勿作佛事惟有金剛經  
一願未酬須爲我誦之吾無他物遺汝止有幻珠百粒物  
雖甚微係汝外祖所賜吾生平所佩服者今特付汝珍藏  
毋忽吾性喜朴素殉身冠服純用布製可也吾去後須注



清水一盞燃香一炷汝輩誦佛千聲便足以送我汝及汝婦事我至孝汝體素弱汝婦亦病後勿以余之故過於哀毀汝當臨深履薄善事汝父且與三弟式好無尤毋令旁人觀隙加侮吾無他畱戀切勿哀哭以亂吾心時夜方半婢婦環繞苦畱吾母舉手整髻云汝輩勿畱吾自去矣言畢含笑而逝嗚呼痛哉是卽所謂預知時日身心安穩之驗乎繩慘遭此痛幾絕者數矣自知駑鈍恐不能仰體吾母之訓於身後而又何敢忽吾母之遺言往行不令一識之以示後之子若孫哉用敢撮其大畧謹瀝血和墨跪錄



如前而繫其生卒歲月於左吾母荆太孺人生於明崇禎  
十四年辛巳正月十五日丑時卒於 國朝康熙四十九  
年庚寅十二月二十七日子時辛卯二月朔庚申日申時  
卜葬於練塘橋之原伏乞當世立言君子賜之銘傳以光  
泉壤則世世子孫感且不朽

男繩生泣述



曾祖妣吳孺人行述

曾大母氏吳系出薛墅里故族幼讀書知理義秉性和淑不慕榮利惟婦道自任外氏饒裕奩資頗厚曾大父輕財好施家日落孺人勤紡績日夜不輟身操井臼常竭力奉甘旨事舅姑奉上以孝撫下以慈相夫以義曾大父或有時疾言遽色孺人必以和順承之且自語曰在家從父出嫁從夫夫天也天可逃乎可解者解之不可解者勿犯其鋒而已又常語人曰陽主剛陰主柔剛柔相濟而家道成可以口語敗敗家之釁乎曾大父由是和霽嗟乎卽此一



端可以爲後人法矣曾大母生於康熙壬午卒於乾隆辛酉享年四十子二人克仁克俊女一人孫三人岐山德山玉山曾孫八人景敏景序景茂景肇景隆景華景文景章曾孫言數言誠人必以味服承之且曾孫景文謹述父出言言事具故奉土以奉無不以慈睦失以善曾大父也百以誠察日恭誠人隨餘日亦不踴良難快白常感以奉小慕榮味掛款發自丑代刃齡舒益資誠學曾大父厚根曾大母刃吳系出新望里效效此隨善狀駐善集出味贈

曾孫景文謹述



素齋先祖母唐孺人行畧  
大母姓唐氏武進人曾祖靖元先生諱惲宸以文學知名  
工詩善飲不求仕進與楊啟文董叔魚陳道柔胡芋莊族  
祖南田先生爲毘陵六逸合刊詩稿行世擅史才沿習鑿  
齒漢晉春秋以蜀爲正統作季漢書是非不謬一時士論  
翕然稱之再傳至君肅先生諱某庠序有聲且好談經世  
業卽大母父也大母少授章句而祖父皆知名士經史語  
錄耳熟能詳年二十五歸大父遽侯府君時曾祖思誠府  
君曾祖母吳太孺人咸在堂奉事惟謹伯祖行素府君配



須孺人無出祖姑一適瞿氏俱和好無間言家故貧困邁  
侯府君以書畫自給仰事俯育費多不貲舉子卽先考奉  
直府君又四年大父邁侯府君積勞成瘵宛轉床褥孺人  
年三十一先考甫五歲承二祧家徒壁立大父知不起謂  
孺人曰我固知卿必守猶慮其無以守當奈何孺人正色  
曰勿慮也卽爲憚氏鬼亦所甘心耳大父卽於枕頷之遂  
瞑孺人親視含斂哀毀盡禮喪葬畢家益落粥糜糠覈幾  
不能給旁觀咸危孺人孺人安之自若也祖姑適瞿氏者  
素敬禮大母間謂大母曰兄捐館後以弱息累嫂單寒至



此而嫂無戚容懼色何也孺人慨然曰人貧至餓死止耳然不聞伊川先生云餓死事小失節事大乎吾幸而撫孤成立固爲如願卽不幸而死歸報地下亦可以無愧口腹驅命之計早置度外故處之怡然耳祖姑肅然改容謝曰嫂志節如此巾幗所難吾父兄有後皆嫂之力也投地再拜孺人急掖起之相持不覺大慟家業本薄又以疾病喪葬盡鬻其產乃僦屋以居居甚僻又與宗族遠多外侮至孺人出咸曰此惲氏撫孤苦節婦也不可犯卽解散去大母之撫先考也調護備至比長就塾外家旣成立旋赴都



由方畧館效用議叙補直隸肥鄉縣尉祿養十二年年八十歸里又四年以壽終距守節時凡五十三年大母性端謹精神至老不衰生平坐立未嘗依倚尤嚴禮法雖至戚數語寒暄卽歸私室不喜促坐聚談自遽侯府君卒茹素終身不御膏沐不衣色衣女紅紡績無間寒暑操作甚健得以自贍然性好施稍有餘輒濟人之乏或沮之曰汝尙不知貧耶大母曰惟自知貧故不忍視人之貧而不恤也余雖困今日尙可度卽可以所餘助人耳秉怡自五六歲隨大母臥起每寒夜先解衣就寢大母至常自移寒處而



以溫處貼大母以故獲大母歡因詳述黃文彊扇枕溫衾  
事類及古人嘉言善行以爲訓晚歲失明悉以家政畀先  
妣旦晚宣佛號自遣然寺廟燒香絕跡不至壽終之日雙  
眼復明身雖在床知外事甚悉嗚呼大母得天最厚秉性  
最堅一生茹荼集蓼若忘其困秉怡周旋膝下二十餘年  
雖無歡容亦不見慘切之色直如凌寒松柏霜欺雪壓而  
蒼翠濃鬱精神如故固非若凡葩易萎弱質易靡者可等  
視也宜請旌於

朝顯揚貞節爲鄉閭矜式奈格於例不克



上聞然苦節弗彰有善不知詎非秉怡之罪也哉謹按先考奉直府君及先妣莊宜人素所稱道並秉怡所親見者著之於篇當世大人先生按其節畧錫之傳志以光家乘庶幾潛德幽光昭卓不朽則秉怡輩孫曾感且不朽

孫秉怡謹述

此且與宜將擬自述於此願謝齊德福不至壽考之願也

此且與宜將擬自述於此願謝齊德福不至壽考之願也



宋與先妣金太孺人行述

先妣氏金世居陽邑孝仁鄉鳳光里外高祖仁甫以財雄於鄉外曾祖某早世外曾祖母憚太君年二十二守節外祖某國子監生外祖母張太君先妣幼侍外曾祖母嫻內則稟禮教外曾祖母卽曾祖姑高祖恕行府君所出也外大父暨大父爲外兄弟相善先妣生三歲卽締姻焉時外家中落外大父奔走衣食先妣年十二來歸越十年行合卺禮廟見後大母莫太君授以家政時大父建家廟創新居工作頗繁供億勞甚年三十四歲庚辰不孝蘭枝生時



叔母吳孺人矢志守節未有嗣先妣爲府君置妾歲乙酉仲弟在寬生叔母卽撫以爲子先妣暨叔母並事大父母歲丙戌年四十府君北行越二年不孝等發痘症危歲早窘甚又明年府君歸又明年祖母莫太君疾辛卯春祖母疾甚先妣侍疾衣不解衽足不解履自二月至八月如一日八月大母卒哀毀盡禮力襄窀穸時不孝寒疾大作殆甚越四十三日乃瘞吾母之精力於是乎益悴歲壬辰年四十六府君出居於外先妣承事大父盡孝謹越四年乙未歲秋七月叔母卒是月大父疾作先妣所以事大父者



一如事大母大父亦竟以是年八月卒當大父之卒也不  
孝年十六先妣恒懼其失學無以繼先人志又毀巢破卵  
家難大作常誡曰貧賤憂戚玉汝於成操危慮深人之所  
以達也汝今日之境非人所能堪汝才也卽受天之栽培  
汝不才卽爲天所傾覆矣汝其勉之常率不孝寓舅氏歲  
已亥年五十三不孝遊庠受知於邑侯張志伊先生先妣  
且喜且泣教之曰爾毋自足也學校之中育才養德然擇  
交不慎則青衿佻達風人所譏豈可蹈之又其甚者稍有  
知識自號名流此無實之華雖榮不久尤當自斂也歲癸



卯不孝三試不得志愀然不樂先妣諭之曰何見之淺也  
人貴自立耳豈以科名之得失爲重輕哉彼掇巍科登臚  
仕者一行作吏轉側不能自如非媚權貴以求榮卽抗姦  
直以取禍迨其後或以賊敗或以冤抑其足貽親之憂甚  
大何如砥行立名爲閭里師猶得以保室家也其明年不  
孝設教於東郭蔡氏先妣命率仲弟在寬往受學曰此汝  
祖未了事也且戒曰師道之不立久矣教弟子者毋長其  
游惰毋任其塗澤勿煩其所不及勿強其所不知則幾矣  
先妣歷更家難幽憤成疾歲乙巳年五十九疽發於乳五



月疾革急爲不孝納婦婦至進謁先妣熟視之曰佳婦惜  
吾見晚矣我願立室家始迎汝而今已矣因泣下越三日  
遂卒時乾隆五十年六月一日也距生於雍正五年九月  
三日年五十九蘭枝幼稟慈訓不獲顯揚以稍慰茹荼集  
蓼之苦罪無所贖惟是嘉言懿行不忍湮沒敢述其大概  
以祈當代立言君子錫之誄銘以光泉壤則世世子孫永  
感無旣

男蘭枝謹述



顯祖妣鄭太宜人行述

嗚呼痛哉太宜人竟棄不孝承重孫穀等而長逝耶不孝  
穀生七年而母陳孺人歿逾年而本生母鄭孺人歿遂鞠  
養於太宜人更二十一年而先府君又歿不孝穀所賴以  
覆翼而教育者唯太宜人是依三十年中無一日違離左  
右唯自道光辛巳以來太宜人就叔父之養至浙江不孝  
穀居常州不得朝夕侍間月省覲或留侍兼旬未嘗有三  
月不見者去年冬以事至常州逾五月不能來何圖太宜  
人竟從此永訣乃終不可復見也嗚呼痛哉太宜人棄養



之後一日實爲九十二歲壽辰不孝穀方自常趨至豈意  
距太宜人化去已越六時矣嗚呼痛哉不孝竟不能復侍  
一日復聞一言天乎人乎泣血椎心百身莫贖尙何言哉  
尙何言哉於是退而從仲父叔父後謹視含殮畢追維太  
宜人之懿行嘉言素稱於宗黨足爲女宗若遂湮沒則不  
孝之罪滋大乃就所聞見稟承仲父叔父指授和淚濡毫  
粗陳梗概唯大人先生垂鑒焉太宜人姓鄭氏外曾太父  
賓石府君諱之罕之季女母卜氏祖諱章祖母某氏鄭氏  
有世德以儒行稱於鄉太宜人之兄諱環篤學力行名尤



著聞學者所稱清如先生者也太宜人旣生長詩禮家而天性賢淑事父母得其歡心祖母某孺人有末疾常臥牀褥時太宜人年十三與諸姊更日侍扶持抑搔終夜不寐又以母卜孺人羸疾嫂氏朱方乳兒太宜人皆代其勞蓋三日中恒兩夕不寐如是者六年無怠心無倦色故某孺人喜其能事而卜孺人亦安之謂其能順志也年十九歸大父印槐府君逮事曾大父子渭府君孝養之禮如事外曾大父事大父恭順接家人和而有禮吾家累世儒素郭外田不多太宜人入操井臼出課農作經理內外釐然有



章蓋秉性和順而遇事明決以故曾大父尤雅重之凡事與議而太宜人人事必稟命而行曾大父每歸自外太宜人必遣僮奴謹問所欲而進雖當叢劇時無闕曾大父歿相大父治喪葬皆如禮曾大父有側室唐孺人太宜人遇之有恩禮唐所生兩從祖太宜人皆善視之大父爲人好善而嫉惡持之甚嚴鄉人頗畏忌欲得甘心者數矣陰有以消其釁咸太宜人之力大父積學爲文屢試不售意鬱鬱不自得太宜人常慰解之曰士之所貴者立身耳學成而名不至命也幸他日教子成立足已丁丑先府君生壬午



仲父生不孝穀生父也丙戌姑母生庚寅叔父生太宜人  
教之皆有法度及陳孺人鄭孺人叔母張宜人先後來歸  
太宜人視之如女使分治田功及織紉饗殮之事均其勞  
逸太宜人經理家事不少休日旣夕猶率諸母繡木棉爲  
布漏三下而後息旣而大父病濕左右需人而是時府君  
充教習畱京師仲父叔父皆授經於外自飲食櫛沐以至  
中菑厠踰皆太宜人任其勞而家甚貧困又值饑年甘旨  
醫藥悉質簪珥衣服以供至隆冬身無綿纊而大父供養  
未嘗闕也及府君教習期滿選浙江富陽縣知縣將迎之



惟日家  
卷一  
官太宜人以大父病不欲往而令府君速之官曰汝爲好  
官以成汝父志家事吾自理之勿以爲念也太宜人侍大  
父疾凡十三年而大父歿太宜人哭之盡哀後遇忌日必  
蔬食不樂迨令三十年無或異府君服闋後選江西新喻  
縣知縣調瑞金遷吳城同知皆迎養治所太宜人嘗面命  
曰州縣得自臨決者唯笞杖而已自今凡折責者皆貸其  
五汝母所賞也又曰凡事勿操之過嚴寬一分則民受一  
分之惠矣已而府君以剛直忤上官意或者陰中以法遂  
罷官府君拜堂下謝曰兒以恃氣致此爲大人憂太宜人



笑曰汝所以去官者無愧於心則已爾汝家故貧吾安之何病焉遂歸先是祖居之屋已奉太宜人命讓兩從祖及歸無以爲家府君僦居城中仲父叔父僦郭外數椽以居太宜人往來其間融融如也居二年而府君歿明年叔父以大挑一等分發浙江爲知縣遂迎養至浙時太宜人年八十五矣叔父署定海縣事以隔重洋不能迎養太宜人諭叔父如諭府君道光三年調知嘉善縣當是時嘉善大水大吏以叔父爲能使往辦災賑事太宜人曰知汝能辦此唯務使朝廷之恩無一夫不被乃不愧爲民父母也叔



惟上多... 卷一... 三  
父抵任後遣舟迎養道經嘉興時各縣俱已災賑赴郡集  
議因於舟中拜見僉稱是年當爲太宜人公祝九秩太宜  
人辭謝因曰今者水潦遍地災民滿道諸公毋以老身糜  
費金錢不如以所欲爲老身壽者施於災民並望規戒吾  
兒勿效世俗稱觥亦以其所欲爲老身壽者施於災民但  
得災民多全活一人卽所以爲老身造福也至嘉善遂命  
叔父自行捐貲於按口給賑外日增一錢與民而辦災胥  
吏之廩食及冊報紙張之費用且鉅萬亦令叔父捐辦不  
使賑民之錢有所分耗凡八閱月而賑事畢人無饑者尤



軫卹獄囚曰法無可貸也而斯人可矜夏潔囹圄冬給絮衣復日爲粥以增其食叔父升海甯州踵行之如在嘉善故所治之處無不稱太宜人之恩太宜人之慈惠愛人蓋天性然也居鄉時聞有女嬰遺道旁無顧卹者亟請於曾大父收養之以爲己女視如所出與府君及諸父爲輩行長爲擇壻嫁顧氏又嘗見乞人婦隆冬無襦召至家與食而解衣衣之見人寒饑恫如在已常推衣食與人身雖饑寒弗卹也遇鄉黨宗族尤厚每歲饑輒買穀石分送其家以濟困乏數十年以爲常嘗聞太宜人言乾隆中比鄰失



火風大盛火且及垣太宜人望天叩頭風反火息嘉慶十  
二年自江西還至嚴州七里瀧遇大風檣折帆墮舟欹側  
將沈太宜人默禱於神忽回風吹舟至淺灘遂免蓋太宜  
人居心純明故能感格如此太宜人年九十神明不衰目  
光尙能辨細字喜讀史識議甚高嘗採古今懿行嘉言爲  
仲父叔父及孫曾輩教誡與家人言雖瑣事必竟端委宗  
黨外姻來謁者與語甚詳備接禮甚周唯手足以積勞故  
又侍大父疾久風濕着筋絡間陰雨常痛楚然少間輒步  
履如常不孝等方幸太宜人稟質之厚以爲百歲可期何



圖去秋患瘧醫治雖痊而形神竟自此憊矣今年五月初  
復患濕氣隨治隨愈而元氣益弱十七日方倚几坐忽痰  
氣上逆勢遂瀕危逾時始漸平既而神氣轉清竊以爲安  
痊可望豈意二十日亥時痰復上湧氣遂噎不能支叔父  
及諸母諸弟皆侍側連呼太宜人已不能言猶一一領之  
延至二十一日子時遂不起嗚呼痛哉不孝等遂長無所  
依恃矣太宜人生於雍正十三年五月二十二日丑時享  
壽九十二歲以府君及叔父貴士甯公文繼妻高誥人刻  
敕封太孺人例晉太宜人生子三長先府君諱敬乾隆癸



卯舉人歷任浙江江西富陽江山新喻瑞金等縣知縣署  
吳城同知娶陳孺人國學生諱士甯公女繼娶高孺人候  
選同知諱光啓公女次仲父名敬國學生娶鄭孺人國學  
生諱嵇南公女繼娶謝孺人國學生諱瑞徵公女次叔父  
名敷乾隆甲寅舉人浙江海甯州知州娶張宜人封承德  
郎諱用賓公女繼娶梁宜人候選布政司理問紹興梁公  
諱承輿女女一適同邑國學生鄒名樽孫男五孫女十一  
府君子一不孝穀國學生娶南昌彭氏乾隆癸卯舉人廣  
東候補知縣諱淳之公女女六長適刑部主事歸安姚晏



次適莊經準次未字次適太倉畢儀之次字四川廖氏次  
未字仲父子二長卽不孝穀奉太宜人命嗣先府君次時  
衍聖公府屯田官娶鍾氏名鎮萊公女女一亦出嗣府君  
叔父子三長儉早卒娶鄒氏姑母之次女次侃附貢生娶  
莊氏陝西潼關廳同知諱遠吉公女次侗聘舅氏國學生  
梁名念紹公女女五長適國學生歙縣金書恩次適宜興  
萬琥次字呂氏次俱未字曾孫七曾孫女六不孝穀子四  
長榮孫聘金壇馮氏浙江候補縣丞名燦公女次念孫嗣  
儉次巧孫次九孫女三未字時子二長達孫次裕孫女二



長字鄒氏次未字儉子二長念孫次飴孫侃女二未字

其榮孫鄒金靈孫凡世孫承重孫毅謹述

萬如父字以凡次其未字曾孫子曾孫女次不孝孀子四

孫曾孫孫孫孫孫孫孫孫孫孫孫孫孫孫孫孫孫孫孫孫

孫孫孫孫孫孫孫孫孫孫孫孫孫孫孫孫孫孫孫孫孫孫

孫孫孫孫孫孫孫孫孫孫孫孫孫孫孫孫孫孫孫孫孫孫

孫孫孫孫孫孫孫孫孫孫孫孫孫孫孫孫孫孫孫孫孫孫

孫孫孫孫孫孫孫孫孫孫孫孫孫孫孫孫孫孫孫孫孫孫



其先妣莊安人行述  
安人姓莊氏父諱允揚年二十歸先府君生伯兄受章不  
孝彙昌季弟炳章府君以道光元年保舉孝廉方正  
欽賞六品頂帶先妣於  
例得  
封安人安人爲先大母姪女事姑如母先大父暨先大母  
生事死喪一切盡禮盡哀不以諉之他人先大母辭世府  
君暨不孝等方客都下室中祇安人一人時當盛暑安人  
以一身承辦大事附身無悔尤爲人所難能也先大母治



惟正家乘 卷十九  
三  
家勤儉得安人以爲有替人安人一稟先大母家法而益之以已意規畫章程常出先大母意外以故得先大母歡心平居茹苦食淡而客至治饌必精潔歲時祭祀必豐腆臧獲飢飽必顧恤戚屬往來必周給先府君以教讀餬口館穀所入甚微賴安人節嗇區畫量入爲出有無黽勉以成府君之廉然而心力交悴艱苦備嘗有不忍言者矣旣終事先大父母又爲不孝等婚嫁之事均一手經理嘉慶二十三年受章中式順天鄉試安人始有喜色而貧窘益甚至質屋於人以度日彙昌依外舅陸祁孫先生於合肥



學署挈婦偕往安人思婦亟計欲歸擬成行矣而婦卒安人傷之常思之不置也道光八年受章以知縣分發浙江迎先府君暨安人赴浙就養旋署義烏縣事安人性安恬淡思歸故里遂歸嗣後凡赴浙者再皆不久而歸十三年先府君棄養受章緣官事去職查封原籍家產止老屋數椽而已然以此重貽安人憂旣而受章奉常念感不樂旨開復原官服闋仍發浙江安人往來江浙間十餘年來起居康健二十二年爲安人八十壽受章在浙遙祝彙昌稱觴於家時安人尙耳目聰明精神周到竊以爲期頤可



卜詎意數年來屢遭變故摧心傷神遂日見衰耗遽至於此也嗚呼痛哉彙昌奔走衣食時或出遊每拜別膝下安人必詢歸期彙昌不敢遠遊數月必歸二十五年受章又因官事去職查封家產安人屢受驚恐意常忽忽不樂二十六年正月炳章病歿安人益傷痛不已不孝等曲意寬解終不能釋六月長孫婦吳氏卒於嘉興官廨安人傷之九月孫鴻儀順天鄉試中式捷音至安人稍有喜色十一月孫元鼎年十八而殤安人素愛之爲不懌者累日越十餘日遂病作初猶兼外感服藥數劑病已去而元氣不復



連進補益元陽之劑迄無起色安人素不喜服藥至是益  
厭倦延至新正尙勉強進數劑後遂不服藥飲食日漸減  
少竟於二月初一日子時長逝嗚呼痛哉安人通曉文義  
間作韻語清澈可誦畢生勤苦備至一介之細不輕取一  
介之細不輕棄不辭貧賤不慕富貴處約而能安處樂而  
不荒蓋天性然也先府君性曠達不事家人生產且負米  
出遊之日多一切家政諉之於安人安人雖貧乏然不孝  
等讀書未嘗荒廢一日嘗憶癸甲之間先府君挈受章入  
都家中復延師課彙昌與同學者輪班供給每到班先籌



典質何物衣飾本是無多以至身無完襦至於粗糲之物  
他人所不能下咽者安人甘之如飴麥麩米皮作餅常食  
新糠必和糊爲粥啜食數餐曰此吾先姑家風也不可忘  
一生作苦自中饋以及織悉之事無不爲也暇則纏高昌  
棉常能兼人所作夜不就篝火而自勻細縫紉衣履堅緻  
雖敝而不綻裂安人以姪從姑凡姑姊妹一如親姊妹先  
姑母二人一適無錫顧氏一適滿洲完顏氏而顧氏姑母  
嘗同居尤爲情好無間妹一遠嫁山西何氏今寄居京師  
安人常思念之今歲妹擬歸省而安人竟不及待也嗚呼



痛哉安人御下甚寬甘苦與共饗殮不給必自嗇其口食而使人飽先大母時嘗用二婢遣嫁後常來歸安人以其逮事先大母也待之異等今尙有一存聞安人卒哭失聲安人生於乾隆二十八年四月二十二日卒於道光二十七年二月初一日享壽八十有五子三長不孝受章嘉慶戊寅蘇州安縣縣志載文云長昌舉生受恩科舉人浙江縉雲縣知縣娶李氏國子監生諱元培女次不孝彙昌增貢生候選儒學訓導娶陸氏江西貴溪縣知縣諱繼輅女繼娶章氏國子監生諱研女三不孝炳章



娶趙氏女一適山西靈石候選同知何林孫塏國子監生  
浙江嘉興縣典史娶吳氏直隸通州吏目名涵一女鴻儀  
道光丙午科舉人娶余氏郡庠生名保厚女元臨國子監  
生娶蔣氏安徽蕪湖縣知縣諱兆鴻女元升邑庠生娶吳  
氏候選縣佐諱適大女孫女七人長適國子監生謝揆一  
次適吳悌澍餘俱未字曾孫四人積誠積功晉官積勤曾  
孫女二人不孝受章羈留浙省不獲親視含殮不孝彙昌  
侍疾無狀追悔莫及均之罪無可追謹和淚濡墨略述梗  
概冀當代大人先生賜之銘誅以光泉壤不孝等感激之



忱死且不朽

備人述畧

自述

年譜

年譜

年譜

亡妻爲陸公繼輅之長女生於乾隆五男彙昌謹述

日年二十三歸余生子三殤其一女二人卒於道光五年

三月初六日存年三十有回其卒也適余不在不獲視含

殮傷之甚欲爲作傳握管卽心痛不可忍今已十餘年哀

少殺矣而余性善忘回憶生平辛苦患難之境寸不得

三焉恐遺之又久將遺忘之也爰稍次其事存其

痛人名良勝字君家

而事真中無城府



亡妻陸孺人述畧

亡妻爲陸公繼輅之長女生於乾隆五十七年六月十七日年二十三歸余生子三殤其一女二人卒於道光五年二月初六日存年三十有四其卒也適余不在不獲視含殮傷之甚欲爲作傳握管卽心痛不可忍今已十餘年哀少殺矣而余性善忘回憶生平辛苦患難之境十不得二三焉恐遲之又久將遂忘之也爰稍次其事存其崖略云孺人名良勝字君淑幼從母錢宜人學通曉大義性婉順而率真中無城府待人接物坦如也及來歸吾母莊宜人



甚愛之。但以貧故，贅余於陸。而外舅初無子，欲余庇其家。事及爲合肥司訓，亦挈余與孺人偕往。孺人初不願也。願因所居宅爲貧，故質於人。孺人聞之，恚曰：「是不以我爲憚氏之人乎？胡不爲我地也？」乃怏怏出門去。而孰知其竟以不返也。吾母常有疾，余每年必歸省，畱數月，乃去。孺人節嗇其飲食，積月錢數千余，至則盡耗之，以爲常。嘗有金釧一雙，因余寒衣在質庫，以其一易之。出後，遇應試乏貲，遂取出并鬻之，無吝色。且終身不言旣連產子女五人，氣血大耗，復乳哺之。常曰：「吾自生子後，十年不得安眠矣。」凡子



女衣履一切周備手中縫紉未嘗輟卒後篋中種種猶遺未竟之功余檢得之蓋不勝傷感云余屢躓塲屋孺人貌雖陽陽而心實鬱鬱初因牙齦作痛以針刺之出血遂成漏管醫藥罔效者數年竟至於死也道光之四年居宅之質於人者期已近滿吾母思婦亟促余偕歸時外舅在省垣修志以書畱之余復書以母老病思見婦往返數四始許歸孺人喜儲備一切以合肥布價較廉益市布爲子女作襦袴有餘則藏之至今尙有衣之者余以艱於資斧不能成行又須贖屋之費有姑之子爲潁州守擢開歸陳許



道往謀焉則薦於後任牛公爲之校閱試卷未竟而孺人  
凶問至遂踉蹌歸已逾七日矣夫之昏余以贖其資終不  
論曰婦人內夫家禮固然也然而世之婦人何多私其父  
母家而視夫家如外舍耶以孺人之永不忘在夫家而竟  
未能一日歸也迨幾幾欲歸而終不得歸也噫天之意果  
何存乎使非余表而彰之亦孰有知其心者乎乎

惟日家乘  
卷十九  
廿五  
三



歸入繼室章宜人行略曰實不銷谷心淵思愛彙昌

宜人姓章氏名政徽字令修江陰人也章氏爲閩全城夫  
人之後七世孫諱建者仕宋爲宣教郎始居江陰宜人爲  
夫人三十七世孫曾祖諱士鳳雍正己酉舉人臺灣縣知  
縣祖諱全節順天府西路同知父諱研國子監生母吳孺  
人宜人幼而敏慧祖母周宜人絕愛憐之八歲而祖母歿  
臨終遺命謂其子女曰汝曹念我但愛護此女可耳故諸  
父諸姑皆厚待之宜人常常言之恒以未能稍報萬一爲  
憾旣長益嫻禮法監生君亦愛重之艱於擇配君歿後始



歸於余年已三十四矣時道光七年也來歸後逮事先府君先安人府君稱爲賢明時前配陸宜人所生子女五人長者十餘歲小者僅四齡宜人撫養周至衣履皆取給於十指踰年生女一次年生子一十年先兄分發浙江府君與先安人皆就養旣而先安人卽歸宜人奉事惟謹十三年府君在浙有病余往迎歸數月間宜人調和飲食煎熬湯藥兼之理料內外一切事務刻無暇晷至十月初七日府君棄養宜人襄辦喪事規畫井然未嘗有悔時以舊宅偏仄子女皆長各須房戶實不能容乃就居娑羅巷須宅



諸子俱各讀書長者負笈於外少者延師於家費用浩繁以至典質一空惟時表兄麟見亭先生爲南河總督予往依之爲之校理文集酬應筆墨事件歲入雖有數百金然積虧之後又值連年婚嫁所入不供所出又以賃房居住已閱八年終非久計乃典買周家街莊氏宅價已千緡而破壞不堪歷年修理又三四百千於是積虧甚鉅宜人深憂之歷年省嗇衣食將虧項彌補至今尙有數百千卒亦無了時也宜人乃抱此憂終其身而已宜人雖別居而心常望念先安人饋問相望於道疾病則料量醫藥之費常



迎養數次先安人安其故居不能久畱宜人每歲時過問先安人常喜動顏色後所生子年十八而殤先安人傷之未幾遂得病延至次年二月而卒宜人旣悼其子又遭姑之喪幾於痛不欲生維時兩子婦均能佐理附身之事宜人善之曰吾他日得汝二人送吾終於願足矣孰知言猶在耳而事竟如斯耶宜人稟性真實與人不善作寒暄語而見者自親居恒雖落落而遇緩急則傾心相赴處事能見其大料事能知其終多思而善憂生平拂鬱之事予每棄置勿復道宜人則往來於懷而不去也未來之事予每



設作快意思宜人則預籌其危難而先憂之也噫方寸中亦何以堪此耶然予性坦率不計利害非宜人遠慮防患於未然補予之不逮則尤悔有不可勝言者矣宜人居常鬱鬱又絕無所好惟癖嗜書籍無所不窺尤喜杜子美李義山詩成誦者不下數百篇往往臥而讀之謂可藉以攄寫胸臆也於近人特愛吳梅村詩一編展對長吟短諷陶然若可以忘憂掩卷後則憂從中來不可斷絕矣所作詩數十首頗無俗韻書學靈飛經雖率然落筆而神氣逼肖鈎畫花樣尤爲獨絕運筆如風而生氣全涌有書畫之理



無描摹之態刺繡之工細入毫銖俱含真意以視時俗所  
爲蓋有仙凡之異矣中饋之事雖非所素習而一涉手卽  
迥異於人尤精於造醬嘗著醬譜一卷宜人自奉儉約所  
服者猶是嫁時衣補綴重疊猶不棄也一羊裘三十年未  
常易余不耐服補綴之衣宜人必爲之縫紵熨貼得病前  
數日猶爲予補夏布褲穿孔二方正平伏尙如生平豈知  
不旋踵而遽成永訣耶宜人一生佐予三十年上自舅姑  
喪葬之禮下至子女婚嫁之事無不經營擘畫殫盡心力  
而所生一子已殤一女尙未嫁此其所以悲也惟長子鴻



儀通籍後兩遇

覃恩 十有三年四月具奏謝恩伏丙午捧舉人與武捧舉士  
敕封孺人八月泐朝卒欽 欽豐六年六月十日申湖亭  
晉封宜人藉此虛名於願差慰年來喪亂頻仍驚心風鶴  
常之人逃避鄉間者紛紛而宜人不爲之動以死自誓時  
予方造孫公祠或有問於宜人曰造孫公祠有何益處宜  
人曰行事而求益是言利也此義事非利事也然不曰以  
義爲利乎則亦未始無益也今年夏忽曰我欲至孫公祠  
一看予以其未成也尼之孰知其竟不得見也悔何及哉



向常有肝疾發時藥之卽愈月之初三日忽發瘧疾服藥  
數劑初六日瘧且止兼能稍進飲食方謂從此可向愈矣  
孰知至四更時寒熱復作肝風煽動進以參苓訖無效驗  
延至初十日申時痰氣壅塞瞬息之間遂爾溘逝嗚呼人  
生如寄達者通焉况當今日尤以得死爲幸予非不知之  
而卒不能解其無窮之悲者何耶宜人人生於乾隆五十九  
年六月初八日卯時卒於咸豐六年七月初十日申時享  
年六十有三子四長鴻儀道光丙午科舉人庚戌科進士

咸豐壬子科補



朝考

欽點翰林院庶吉士癸丑散館

授刑部主事補奉天司主事娶余氏郡庠生諱保厚女次  
元升附監生壬子科鄉試挑取膳錄娶吳氏候選縣佐諱  
適大女次元復幼殤次元鼎卒於道光二十六年年十有  
八女三長適謝氏已卒次適吳氏次未行孫男六人積誠  
聘趙氏積功積勤積謙積謨積勛孫女一



王孺人述畧

孺人王姓太學生士通公女也生於道光六年五月初十日貌閒雅舉止端莊性至孝事父母先意承志數歲卽好識字授以毛詩孝經女箴諸書過目成誦然內慧外樸若目不識丁者然年六歲字於余及笄圖畫花樣剪裁刺繡一一精能母吳孺人戒之曰作無益者害有益錦繡纂組害女紅者也奚事此况汝家業農以勤儉樸素爲尙蘇氏迴文孰若孟光舉案乎孺人默不語而心竊識之於是不事修飾主中饋嫻紡織間預場圃事雖弱女已居然健婦



惟且家乘 卷十九 五  
矣以道光二十三年歸於予予少孤母張孺人撫予成立  
教養備至心力俱勞聞孺人生於溫飽慮其不能習勤苦  
迨孺人至而刻意操作一如予母予母喜曰綽約女郎乃  
能幹練若此耶維時孺人年纔十八予尙負笈在外適母  
邁疾孺人小心服事湯藥先嘗衣不解帶者數月且慰之  
曰家事有媳在母病中無念母至今感之時爲人言之未  
嘗不流涕也道光乙巳長子福謙生戊申受謙生成豐癸  
丑又生一女子母愛之皆若掌珠孺人則寓愛於嚴時加  
訓飭稍不如意卽鞭撻不少貸曰少成若天性習慣如自



然幼時嬉戲長大流於荒惰非福也專事姑息非溺愛何  
故塾中讀書聞師嚴輒喜形於色孺人多思慮事無大小  
難易決之不爽毫髮予素性躁急事遇不平動多輕舉孺  
人則勸解之開導之法語出以巽言渙然冰釋事遂寢予  
運蹇時乖遇水遇旱遇火迤邐迭遭十年以來家勢中落  
廢田若干畝然中流砥柱竭力支撐而不致蕩然無存者  
孺人內助之力居多孺人性好施與不足者常補助之後  
以不能推食解衣爲憾遂成鬱鬱且益事節儉以拮据多  
勞致疾咸豐甲寅秋抱病呻吟數月床褥乙卯冬病又作



醫藥罔效嗽逆連綿以死自待旣而漸愈丙辰春體似康健喜曰連年病魔今災星退矣於是操家益力甦勉過於常時豈知屢經磨折外強中乾故暴病猝發一蹶不可復振蓋是年九月二十八日也予悼其亡明知悲之無益然居常忽忽不樂元微之詩曰謝公最小偏憐女自嫁黔婁百事乖又曰惟將終夜長開眼報答平生未展眉常覺此數語往來於懷而不能自遣也



先妣馬孺人述略 男鴻綸

嗚呼吾母竟棄不孝等而長逝矣憶庚申壬戌間不孝鴻等奉吾母遷徙流離往來大江南北致吾母備嘗艱苦鬱鬱以終不孝之罪已上通於天夫復何言然吾母之嘉言懿行固可以訓家而傳後者敢不覩縷述之孺人馬氏少嫻姆訓知大義父芝麟公母周孺人皆鍾愛之年二十一歸府君翁姑先卒得事曾祖西園公及二叔祖樂琴公四叔祖少西公甚得歡心主持家事刻意操作接娣姒以和無閒言平居自奉省嗇而祭祀賓客必豐必精曾祖西園



性上多事 卷一 九  
公嘗語人曰吾家得新婦家業其日興乎府君精岐黃術  
踵門者不絕遇貧乏者孺人每私助藥資且謂府君曰若  
輩以死生託我縱死者不能挽之生其可生者不可不盡  
心也道光庚子兩叔祖以家事紛紜欲分心力於是析產  
以授府君孺人謂府君曰吾家歲入無幾一切喪祭賓食  
之需恐不足以給乃量入爲出凡事務從節嗇不數年家  
業日裕而吾郡適大水孺人慨然曰吾平生所志者衣食  
粗足而已今旣若此於願已足而世之飢不得食寒不得  
衣者方窮而無告蓋以家之所有濟之府君以爲然卽煮



粥以食餓者咸豐六年吾邑大旱孺人施粥如前至冬則  
給以緇絮其貧乏不能殯者并施以棺鄉之人無不稱道  
焉素性好佛晚年男女婚嫁畢每日清晨必誦佛經數卷  
謂不孝浴鴻曰吾非邀福第以靜吾心也其他若治家之  
嚴待人之恕雖不能枚舉要皆可以爲後世子孫法孺人  
生於嘉慶九年十月二十五日卒於同治二年五月二十  
九日享壽六十子三長不孝洽早殤次不孝浴娶周氏汝  
南公女嗣伯父子音公三不孝鴻娶高氏廩膳生文炳君  
女女二長適吳次適史孫三午初雨初浴出嘉初鴻出







割股 先太夫人衣不解帶盡心扶持日先王考謝世  
先府君哀毀逾恆先太夫人經營殯斂喪具周備不以  
貧窘廢禮由是賢孝之稱聞於鄉曲先府君遊幕清淮  
旋改官河工歲入甚廉先太夫夫慎節出入躬操井臼  
不孝祖翼祖祁與先兄祖貽先仲姊均在髫齡恩勤鞠育  
從不僱用乳媪衣履皆自手製嚴寒兩手龜甚每至漏盡  
猶未肯已稍長卽爲延師脩脯必豐飲饌必潔隔宿飭僕  
進食單親入厨下督率調和每餐五六盞務求精美業師  
謝雲洲先生陸紫峯先生每謂人曰其父母如此敬師而



不盡心以教其子者非人也而先太夫人自奉則粗肴  
一二簋從無加味嗚呼內外僅踰閩數武而豐嗇若是懸  
殊宗先太夫人待人之誠處已之約卽一端可賅百事矣  
其先府君補安徽靈璧縣以守城功擢知府旋晉道員同  
奏辦皖北糧臺值赭寇之亂干戈滿地先太夫人相隨  
於臨淮壽潁之間或久處圍城誓死勿去或近逼賊壘行  
館數驚雖皆轉危爲安而間關移徙艱苦萬狀咸豐戊午  
同治甲子先兄祖貽不孝祖翼先後捷鄉闈先兄補中書  
入京供職同治丙寅由總理衙門資勞以道員分發浙江



州邑家乘 卷一  
候補先府君厭棄臚仕因後起有人遂偕先太夫人  
歸里時里中大難初平戚族失衣食及孤寒無依所在多  
有先太夫人商之先府君斟酌親疏薪米不繼者資  
之婚嫁無力者完之無智愚賢不肖有一技之長能自食  
其力者皆曲爲之地任卹周至籌及隱微急難相告勉如  
其意以去三黨中藉以存活不知凡幾嘗訓不孝等曰同  
在宗族姻婭之中察其克自樹立者固當竭我之力扶掖  
維持卽有志趣卑下不知檢束亦當嚴加督誨接續生機  
俾積感生悔或有自新之日但垂憫其境毋刻論其人也



嗚呼佛法平等故能普渡眾生積成恆河沙功德 先太

夫人之慈心大度造就多方不已證果於無上上乘哉戊

寅先兄署浙江溫處道己卯 先太夫人即然曰

簡授浙江督糧道 先太夫人偕 先府君赴浙就養以

捐振晉饑 先太夫人意承志決於救世自應隨且多建

恩賞樂善好施匾額恭遇 先太夫人自決只與多贈以家

覃恩晉贈六品 先太夫人支持大事百職無不中斷而心

封典辛巳先兄卒於官時 先太夫人 服官鄂省署湖北鹽

法道 先太夫人 卸湖南零陵縣篆保升道員先二年陳情



歸侍乃至浙迎兄喪先太夫人哭之慟甲申四月先

府君棄養

不孝祖祁

適奉嚴命在外與

不孝祖翼

聞訃奔

喪先太夫人獨支持大事巨細無不中禮而心傷神瘁

血淚枯竭以致百病蠡起先嫂李氏自先兄歿後卽以家

計自任婦代子職先意承志先仲姊自適胡氏後性純孝

歲必歸寧聞耗星夜奔赴均爲先太夫人所鍾愛

不孝

祖翼

等苦廬守制亦率婦穉侍側

先太夫人喟然曰吾

年已七十矣汝父汝兄已先我而去日迫崦嵫其何能久

自到汝家艱難慘酷之境無不備嘗偶有快心之時旋值



攫心之事禍福倚伏固當順受所最難堪者汝等筮仕外省眷屬隨行骨肉東西日日懸擬某處大小安否夢魂驚悸我不願汝等得高官厚祿但願一家團聚數年以待我之盡耳嗚呼言猶在耳事與願違不孝等罪通於天尙可

解免耶丁亥不孝祖翼服闋仍赴鄂省再權鹽法道篆恭

迓不孝慈駟赴任自是補糧道權臬司調江漢關道兩署藩

司不孝先太夫人常在鄂署矣乙未七月擢任湖北按察使

丙申十月升授浙江布政使復迎養至杭先太夫人舟

過嘉興見兩岸累累皆露棺蠅蚋四集立命不孝祖翼設



法挽救先以文告繼籌款項一年中計掩埋無主棺二萬  
五千餘具並議立經久章程永除惡習

不孝祖祁改官江

右署鹽法道戊戌

簡放福建興泉永道弟兄均得尺寸之柄冀先太夫人慰

藉之餘益加訓勉

不孝祖翼

衙齋侍坐必問汝近日所做

事何者為國何者為民畧舉釐奸剔弊利物濟人數端

以對又必問從前如何受害日後如何蒙利聞整頓釐金

歲為國增收數十萬兩聞開河報水築石塘等事歲活

人以千計並縷陳

不孝祖祁

前辦宜昌振務生全頗眾為



之開顏一快春秋佳日躬奉板輿作西湖之游冀開懷抱

先太夫人撫今思昔俯仰不怡山色湖光祇增惆悵蓋

不獨長兄餘痛是時先嫂先仲姊及不孝祖之妻相繼

殂謝心氣怫鬱觸處縈懷不孝祖翼每視聽於無形無聲

之表值令節勝地迎機排解曲意承歡而往往轉喜爲悲

萬難自遣先太夫人在署之日起居飲食躬行節儉雖

居華廡不異寒素論不孝祖翼曰世祿之家怙侈蔑義皆

由家長身居富貴頓忘本來子弟紈袴相承何知物力身

厭文繡口厭膏粱先人遺資供其揮霍甚至大家閨秀務



爲新異衣飾效晚近陋俗所爲中風狂走不知猛省縱恣  
極而禍變至華屋山邱曾不旋踵良可慨歎汝父外服樸  
素內服悉以布爲之我服皆製自十餘年以前非破敝不  
改作實寓防微杜漸之意並命不孝祖翼刊刻呂新吾先  
生循環圖加以論說使子孫有所儆畏嗚呼不孝等約束

後輩務使勉循家範所願不孝先太夫人遺訓世世遵守也

己亥八月不孝祖祁承辦廈門交涉以劃日人租界爲民

請命尋卽罷歸因定省久疎於庚子四月間迎不孝先太夫

人旋里不孝祖翼慈懷亦思鄉不置不孝祖翼適值藩司俸滿之



期擬卽乞骸歸養不意夏秋以來津京淪陷

九廟震驚

乘輿西幸具摺請 覲未蒙

俞允而

不孝祖 祁 奉

旨督辦轉運事務 先太夫人見外國事艱難令卽捧檄

前往函諭

不孝祖 翼

曰予之歸清釐家事而已汝無以我

為念現值天關地軸翻覆變動之時為臣子者或戮力疆

場或固守土圉皆宜枕干寢戈誓以必死豈尚萌偷閒息

肩之念況浙中教案重大風鶴頻傳倘有兵事予當輕舸



赴杭與汝從容就義也浙人聞此言無不驚歎而 不孝祖

翼捧函涕泣不能卒讀矣是年十月復拜巡撫浙江之

命並電飭迅速任事

聖恩愈隆疆事愈棘竭其庸駑時虞隕墜迺罪孽深重天

降鞠凶緣 先太夫人夙患肝恙犯胃則嘔吐乘脾則泄

瀉甚或虛風上擾頭暈目痛素性不肯服藥劇發時藥下

中病卽止而得天獨厚中年以後漸就平復就養鄂浙多

年寒暑偶違醫調卽愈 不孝祖翼苦勸常服參燕補養峻

拒不用而身輕體健耳聰目明見者歎異 不孝等亦私相



慶幸不意去秋疊接家報以先太夫人六月間積感暑

氣大熱不退醫者急於治標過用寒涼攻伐以致元氣受

傷身腫腹瀉歷久難瘳而神明不衰料量家事接見親友

仍如平日不孝祖祁懸揣病情反覆慮有變端辭差回里

親侍湯藥不孝祖翼整飭吏治營務並接辦衢州大案焦

心棘手而家電一日屢至朝輕暮重絕無轉機精力外耗

肝膽內裂眠食俱廢肌肉銳落深願速自殞滅免致貽禍

庭闈馳告大姪毓榮 暨 毓齡 毓良 毓華等盡心挽救求醫

於青浦蘇州上海等處聘陳先生蓮舫馬先生培之診視



僉謂邪盛正衰攻補不受迭進參朮附桂等品迄未奏效

不孝祖祁

復率子姪輩屢禱於神各願減算以延慈壽

乃腫瀉日甚一日胃氣漸敗十二月初五夜扶起端坐諭

不孝祖祁

等曰我與汝兄不能再見矣諭勿過哀我半生

節縮衣食隨時爲施濟之用尙有餘錢汝兄弟代我做長

久好事以慰泉下各房子孫爲父母者固宜慈愛亦須認

眞管教俾可成立祖宗數世積累始有今日勿令一朝敗

壞也環侍者皆伏地痛哭言訖瞑目就枕延至初六日未

刻竟棄

不孝

等而長逝矣嗚呼痛哉先太夫人年登耄



耄景受極品  
崇封五福全備而縷計八十六年間耐勞茹苦雖養堂尊  
貴而操作如平時悲感時多歡樂時少七旬前後凶喪疊  
見每中宵飲泣痛不欲生痾病侵尋諱疾禁藥猝患危迫  
之證數日霍然若有神佑僉謂久積厚德允宜安享大年  
作善降祥理固如是 不孝祖翼 迎養在署十有五載  
躬稍節劬勞視膳問安依依孺慕 先太夫人亦撫摩顧  
復視若孩提竊意百歲須臾相依爲命去夏叩送河干數  
月後擬卽歸侍豈料康強逢吉之身一歸故里竟不能復



見顏色耶明明青天白日竟如疾風驚雷之倏忽而至耶  
早知萱蔭難留忍使歸帆遽掛且不孝祖翼移撫署後累

次籲求回浙預諏吉日久備安艫倘蒙力疾登程兩日便  
到而事機牽掣終難如願或者晨昏調護親進刀圭尙有

萬一之冀倖耶以不孝祖翼之至愚不肖下虧子職上負

天恩而遺言愛惜尙欲其延餘喘以立於人世耶即使旦  
夕隨赴泉臺亦何補終天之恨也嗚呼痛哉前先太夫人  
同懷弟妹兩人一爲母舅張慎之公一爲適卜氏姨母慎  
之公館差議敘以佐貳分發浙江北門終窶歸橐蕭然賴



先太夫人時周其急藉娛暮景復延名師留內姪在寓  
附讀筱圃表弟有神童之譽登鄉會榜入翰林先太夫  
人喜溢眉宇謂吾先人皆以名諸生久困場屋今子孫食  
報具徵天道無私熾昌可卜筱圃文章經濟蘊蓄甚深他  
日翔步雲程必大慰先太夫人期望卜姨母伉儷早故  
遺孤三人長爲萼生表弟次潤生次寅生先太夫人深  
慮門戶中落盡力提挈其才具優長鉤稽明晰者無不因  
材教育萼生筮仕湘省補邵陽令歷任繁要駸駸乎將大  
其宗潤生司鄂署銀錢一塵不染惜中年夭逝寡妻無所



歸爲謀衣食之資保全苦節寅生亦熟悉商務一家溫飽  
嫡堂弟錫麒係先伯父豫生公少子奉諱後來依先府  
君門先太夫人撫之如己出堂弟素性流蕩動踰閑矩  
先府君治家嚴屢加督責先太夫人委曲翼長之以養  
以教幸得遊庠復爲授室旋捐從九赴粵未二年夫婦並  
歿先太夫人流涕言曰此子勞我心力勝於親生終無  
成就我因汝伯父暮年止存此子正值家門鼎盛望其踵  
兩房諸兄之後不墜家聲豈料十餘年防閑愛護之苦盡  
付東流也其生母周氏先太夫人月給錢米至今存活



適蔣氏姪女族兄安之所出喪父時年甫及笄孤露可憫  
不獨處境極窘先太夫人一見惻然爲之締姻遣嫁不  
吝費用不稽歲時姪女尙能持家一門和順今兒女成行  
矣先太夫人敦宗睦族恤寡憐貧振拔寒素矜全名節  
各端類此甚多若德惠及其一身或推食解衣隨時濟其  
一時緩急更書不勝書含斂時三黨之親及平日往來戚  
友無不憑棺大慟幾不成聲迄今羣居歎譚尙有泣下者  
其真意之感人如此先太夫人修德行仁之念蟠鬱於  
中雖際屬纊垂危猶復惓惓莫釋先府君在日原擬設



立義莊與先太夫人長久之意相合不孝祖翼等遵當

拚擋遺產并自捐常稔之田刻期開辦然縱能恪恭將事  
援引一切成法推廣完善而幽明睽隔安得請命於九京  
而先府君先太夫人又安得親見而親訓之也嗚呼  
痛哉先太夫人生於嘉慶二十年十二月十七日亥時  
痛於光緒二十六年十二月初六日未時春秋入十有六  
茲謹筮於二十七年正月某日合葬於丹陽東鄉官壩  
橋新塋

誥授資政大夫累封光祿大夫二品銜花翎安徽候補



道

贈兵部尚書銜浙江巡撫畹薌先府君之兆子三長先兄

祖貽

咸豐戊午科舉人浙江督糧道一品

封典娶同里李氏道光庚子科舉人廣東澄海縣知縣諱

彤勳

公女次 不孝祖翼 同治甲子補行戊午科舉人浙江

巡撫兼理鹽政花翎頭品頂戴

特恩兼兵部尚書銜娶同里高氏太學生 賜贈二品諱

賜綵

公女三 不孝祖祁 花翎二品銜福建興泉永道出嗣

堂伯雲巢公娶同里高氏太學生諱 賜瀛 公女女一適浙



江嚴州胡氏運贈太僕寺卿江蘇候補知府諱容本公次

子花翎三品銜江蘇候補知府諱裕燕孫六人承重孫毓

榮縣學附生花翎五品銜浙江候補鹽運判娶溧陽姚氏

補用道浙江中塘海防同知諱光宇公女毓齡廩生光緒

戊子科舉人內閣中書三品銜在任候選知府娶同里張

氏附貢生諱達公女先兄出毓良太學生候選直隸州花

翎江西補用知府娶江陰繆氏光緒丙子科進士翰林院

編修荃孫公女毓珂太學生工部郎中虞衡司行走候選

道娶江夏張氏道光乙巳科進士雲南巡撫諱凱嵩公女



不孝祖翼出毓昌太學生花翎四品銜補用知州兩淮候

補鹽運判聚同里陶氏浙江瑞安縣知縣諱錫蕃公女繼

娶陶氏五品頂戴知縣用浙江永康縣典史諱錫珪公女

毓華廩生光緒丁酉科拔貢內閣中書娶同里莊氏花翎

二品銜湖南辰沅永靖道賡良公女不孝祖祁出女孫八

人長適常熟翁氏咸豐丙辰科進士及第前協辦大學士

戶部尚書同龢公長孫咸豐戊午科舉人內閣侍讀諱曾

翰公長子二品廕生光祿寺署正諱安孫先兄出次字無

錫華氏河南候補道諱冕臣公長子五品銜河南候補知



縣懋祺次適同里史氏同治庚午科舉人浙江候補知府

諱恩緒公長子同知銜湖北候補知縣諱適定次字無錫

錢氏三品銜廣東候補道諱誦清公次子花翎候選知府

以振不孝祖翼出次適常熟翁氏花翎四品銜工部虞衡

司郎中曾榮公長子光緒辛卯科舉人知府用候選同知

順孫次適嚴州胡氏姊壻長子花翎三品銜江蘇候補知

府念修次適常熟龐氏光緒丙子科進士三品銜通政司

副使鴻文公次子太學生樹階次適無錫楊氏花翎布政

使銜直隸長蘆鹽運使宗濂公三子郎中銜分部主事壽



楣不孝祖祁

出曾孫

蕃曾繩曾聯曾宜曾興曾

曾孫女五

人不孝

等昏憤迷罔之中於

先太夫人一生懿行嫩德

敘述百不逮一卽所述者亦語不能文意不能達伏求

當代立言君子錫之銘誄用光泉壤

不孝

世世子孫感且

不朽

不孝祖

祁翼

泣血謹述



誥封夫人晉封一品夫人

狀由

嗚呼惟吾母呂夫人之卒不肖孤哀子既且疾病始

末於苦出迫切時縷縷告哀矣今者卜厝有日復懼

懿媿未紀無以示來許痛心疾首以日以夜然斯事

至大非託之立言君子弗能紀紀亦弗能傳是用和

淚濡墨綜叙吾母生平行事稽顙上請伏望

焉

先妣氏呂系出宋儒東萊成公厥後春鷗先生遷陽



湖遂爲陽湖籍順治丁亥一甲一人內宏文院大學士諱宮者先妣七世祖也外曾祖諱子班公嘉慶壬戌進士官至浙江甯波府知府外王父諱佺孫公道光丙申翰林官至福建巡撫先妣秉性沈毅自幼處事有條理最爲外曾王母崔太夫人張太夫人所鍾愛道光間先大父與外王父同任館職交相契遂締姻焉己酉府君行贅禮先妣年二十有五時先大父已由湖南岳州府知府荐擢至江西按察使府君贅甥館者數年久乃偕先妣赴江西自是得侍先大父



母以恪盡婦職至咸豐庚申先大父歿於江西巡撫  
任光緒甲申先大母盛太夫人歿於湖北漢黃德道  
署數十年未嘗一日離左右喪葬之禮盡其誠敬遇  
先人忌羹饌紙帛皆手自製辦一如其事生府君於  
己未通籍後至同治紀元挈眷入都在儀曹厯掌三  
司又兩值襄辦

穆宗典禮向晨蒞署退食而旰終歲無暇日先大母又夙  
患重聽家事無巨細悉以畀先妣逮府君授湖北糧  
道攝按察使調漢黃德道公牘視京曹益緜先妣潔



奉甘旨庀治內政處境雖校裕而米鹽凌雜猶躬自  
藺料日用所出夜必綜核而簿記之井白之勞歸里  
後尙勤勤不稍倦府君敷歷內外三十餘年在約不  
至於匱處豐不及於靡乃心於公而無內顧憂寔惟  
先妣是賴然持己儉而性喜施予宗族鄉黨以貧乏  
告者罔不如其意以去先妣以府君虛嗣育爲治妾  
納庶母楊恭人繼復以不孝爲嗣不孝本生父中憲  
公母董恭人相繼歿於甲子乙丑歲遺孤則不孝及  
仲弟毓安季弟毓善仲弟早殤季弟甫數齡耳叔父



中議公叔母蔣淑人復於甲戌己卯間先後辭世遺  
孤則從弟毓鼎毓庚毓德毓巽皆幼稚先妣撫育之  
如已出少就傳責以勤讀一日讀未輟雖夜分必坐  
以待塾外事一不以分其心閒或舉吾先人生平艱  
苦事以相勵久之諸弟連翩掇科第策名仕籍不孝  
亦倖捷春秋試先妣於是乎心慰然猶時時以滿不孝  
爲戒爲不孝及諸弟授室凡事皆從同待諸姪婦如  
卑恩子婦無偏愛也庶母楊恭人事先妣垂四十年深得  
指臂助先妣念其勞憫其不育命以從弟毓鼎子寶



綸爲之嗣孫

不孝

任戶部主事時遇

災

覃恩先妣命爲請賜四品封皆所以慰其心也先妣多兄弟姊妹中年皆遠離長兄慎伯舅氏宦湘南別三十餘年恒以不得一見爲憾向叔箴叔惇堂業卿紀雲舜臣浚臣諸舅氏皆先妣同懷弟蹤迹雖不壹然往往而聚相友愛還里後與適趙氏從母聚處無閒怡怡然有手足之樂從母家故寒先妣歲周給之先妣恒念外王母謝太夫人宗支零落舅氏亡後唯幼子弱女各一又遠在陝省孤露無依先妣迺資以還鄉



備脩脯俾就傅以時周其衣食男爲成室女爲擇壻  
而對今其子女已數人矣先妣治家嚴而有恩下逮臧獲  
無不畏且感嗚呼吾母事舅姑順而相吾父以和育  
子姪慈而接內外親以惠懿德媿行宜官期頤孰意  
微疾偶搜藥石無效日月奄忽慈蔭遽摧嗚呼痛哉  
先妣體素健自鄂歸偶患肝厥癸巳歲府君棄養先  
妣哭之慟內傷於心肝疾遂頻爲患然近一二年終  
歲無恙竊幸宿疾可從此而瘳乃庚子七月二十四  
日因感涼發熱腹瀉轉痢神識不清百計求醫口噤



藥卒不得進延至二十七日竟棄不孝而長逝矣嗚

呼痛哉不孝奉職京邸先期乞省親假遲滯中路未

獲視含不孝之罪上通於天矣哀思

先妣生於道光五年乙酉五月十五日巳時痛於光

緒二十六年庚子七月二十七日子時春秋七十有

六茲謹筮於光緒二十七年二月十一日權厝新塘

鄉潘家橋祖塋俟窆期卜吉再合葬於晉父

誥授資政大夫晉授光祿大夫三品銜花翎湖北漢黃

德道監督江漢關其



誥封奉政大夫翰林院編修莘農先府君昭穴之兆子一

卽不孝 毓嘉 附學生光緒乙酉科舉人戶部陝西司

主事壬辰科進士五品銜花翎翰林院編修 國史

館協修聘呂氏同治庚午科舉人內閣中書諱懋采

公女娶溧陽史氏二品銜花翎湖北候補道安陸府

知府名書青公女孫寶元附學生娶劉氏光緒己丑

科進士戶部主事名如輝女寶曾歿寶榮寶靖殤孫

女二曾孫頤年寶元出

不孝孤哀子惲毓嘉泣血謹述



顯妣李太夫人行述

嗚呼辛巳歲吾父之見背也不孝等年僅弱冠煢煢在

疾懵無知識賴吾母摒擋大事外清官累內理喪儀釐

然秩然盡哀盡禮旋挈不孝等由浙回籍侍奉重闈婦

代子職者十年復督不孝等讀書以長以教艱難劬苦淚

盡繼血乃不孝等壯不如人未獲尺寸樹立而以吾母

孝行之篤德性之厚實可操券期頤者亦奄然長逝曾不

少留歲星一紀迭遘鞠凶禍不及身而延於所生罪通於

天萬死莫贖嗚呼痛哉太夫人李氏吾常右族也曾祖



垣祖振皆 贈中議大夫晉資政父彤勳道光庚子科舉  
人廣東澄海縣知縣升用知府咸豐庚申在籍殉難 贈  
太僕寺卿 勅建專祠母湯封恭人晉淑人太夫人生而  
敏慧四德咸備賢能之聲播於三黨年十八來歸 先府  
君時 先大父榮祿公補官河壩祿入甚薄 大母張太  
夫人補苴節縮持家勤苦鉅細悉出親裁精思貫注幼輩  
莫能企及獨 太夫人觸處穎悟不辭勞瘁凡所措置悉  
愜慈懷壬子癸丑間粵氛告警移家淮徐轉徙舟車檢點  
篋笥倉皇風鶴罔有闕漏於 大父母起居飲食曲意維



持愉色婉容必誠必敬姑姊娣姒情文浹洽而處分家事  
約束奴婢寬大之中仍復嚴整帶大母張太夫人謂人曰  
新婦一舉一動皆如吾意中所欲出他日能承我志者惟  
新婦耳旁觀咸爲歎羨同治癸亥先府君由戊午科舉  
人補內閣中書而太夫人奉大重闈命携不孝毓齡入都  
長安米貴辛苦措拄者十年先府君以譯署資勞晉擢  
道員有懷二人望雲抱疚育太夫人商勸指省浙江便於  
迎養辛未之秋盡室南旋適大父母由皖抵家骨肉團  
樂喜極而涕先府君莅浙江後督海塘筦捐局權溫處



道篆安輿有至有不至迨光緒己卯簡授糧儲太夫人飛舸相迎大父母亦怡然就道湖光山色間承歡養志佳果鮮魚勝於鄉味意有所需咄嗟立辦每進饌時太夫人伺於門外加一箸則喜減一餐則愠不孝等恒窺見之其視無形而聽無聲者大率類是先府君督糧北上在輪船兩遇颶風因驚成疾賴太夫人偕往調護轉危爲安辛巳八月由津回杭積受溼熱背疽猝潰多方療治竟致不起太夫人衣不解帶者四旬忽遭大故一慟幾絕銜哀治事公私咸理十月率不孝等扶柩歸見大



父母悼痛難支 太夫人泣而請曰逝者已矣生者固在也願以新婦未盡之年彌泉下人未竟之憾出宦橐所餘綢繆日用不以豐嗇異致隱傷親心叔父由鄂言旋堅請分任家計 太夫人嘿不發語而淚涔涔下久之卒無定議嗚呼 太夫人不言之隱良足悲矣祖塋湫隘 先府君未遽卜塋而 先大父亦以風燭殘年亟欲自營生墳 太夫人延堪輿李君於家感以誠信周歷兩年始得丹陽東鄉石壩橋新塋計議甫定而甲申四月遽值 先大父之變兩叔父先後奔喪返里遂奉 先大父暨 先府



君同安窀穸。吾常縉紳之家。艱於得地。往往繭足原野。迄無所獲。新塋沙水環抱。僉稱得氣。而梗沮者眾。講張反覆。幾敗垂成。太夫人中夜徬徨。殫思瘁力。又不惜重費。始得如願。常謂不孝等曰。吾購此吉壤。不負大父之命。猶痛日迫。崦嵫不及親見也。不孝毓榮以庠生援例爲鹽運判。指省浙江。每歸省。太夫人必以清白相勸。不孝毓齡歲試食餼。戊子捷南闈。己丑考授內閣中書。太夫人神志怫鬱之餘。至是始開顏一笑。蓋喜書香克紹。且先府君亦由薇省起家也。辛卯春。叔父攝湖北臬篆。迎養固大。



母張太夫人至署登舟送別神色不怡依戀之深彌增感  
喟顧 不孝 等曰四十年姑婦倏爾遠離設汝父在當可免  
此語畢揮淚不止 同 太夫人體素羸弱自遭變故飲食銳  
減其間如長兄殤於章門長妹于歸常熟翁氏未期年而  
寡櫻心之舉觸目皆是以致中氣大虧肝胃受病常患眩  
悸痛脹等證本年春夏間甚覺平復 不孝 等私心竊冀謂  
可日臻康豫六月初七日爲翁妹壻十週年猶親赴天寧  
寺營齋十三日忽發寒熱兼以瀉痢投表散清潤之劑似  
尙應手十九日料量家務並問鄂中安否神氣極清二十



日陡發心痛元氣暴脫羣醫環診百藥罔效延至二十

日戌刻竟棄 不孝 等而長逝矣嗚呼痛哉 不孝毓榮甫由

浙請假歸 不孝毓齡 授京職後戀戀春暉不願北上慈意

默許之乃橫罹酷罰徒抱烏私 不孝 等縱有顯親之時已

無養親之日哀號呼籲莫解所由且 大母張太夫人在

堂 太夫人相依爲命者數十年一旦生死乖睽與 先

府君地下相逢又同抱無涯之戚魂魄有知當縈繞於

重闈左右也嗚呼痛哉 太夫人夙以濟困扶危爲心又

慷慨好施與寓徐州時先伯祖雲巢公邁疾遽逝貧不能



歛太夫人盡撤簪珥質錢以應外祖父母殉常城難眷  
屬流寓江北沙溝鎮太夫人痛不欲生偕先府君一  
葉扁舟星夜奔赴至則舅氏祝衢公病垂危舅氏蓉塘公  
甫自賊中出相對嗚咽旋爲經紀喪葬清釐債務俾燼餘  
薄產得以保全今祝衢公嗣子已讀書授室矣岳壽泉姨  
丈卒於湘南姨母間關來依太夫人深幸手足復聚患  
難扶持凡緩急之需以及米鹽瑣屑無不籌畫周至其他  
戚友之困乏者量力資助自奉儉約而予人豐腆再三之  
賁毫無所吝恆多市樸具遇貧家急證力不能辦者輒舉



以贈待妾媵以禮撫僕媪以恩偶有過差曲爲原恕生平  
受人一絲半粟之惠不敢忘報而施之於人者雖溢量逾  
分初無德色故屬纊之日內外哭皆失聲嗚呼以吾母  
孝行之篤德性之厚實可操券期頤者壽乃不及花甲理  
竟不可憑耶抑數果有所限耶當盛暑含歛時衣領間有  
旃檀氣一室盡聞豈佛家所謂往生淨土耶何忍令不孝  
等偷息人間長爲無父無母之人也嗚呼痛哉 太夫人  
生於道光十四年三月十四日卒於光緒十七年六月壬  
子享年五十有八爲 顯考二品頂戴浙江督糧道杏耘



府君諱祖貽原配

誥封夫人

晉封一品夫人生子二 不孝毓榮 庠生浙江候補鹽運判

不孝毓齡 廩膳生戊子科舉人內閣中書女一適常熟一

品蔭生翁安孫冢婦姚氏三品銜補用道浙江中塘海防

同知諱光宇女次婦張氏同里庠生諱達女孫一慰曾 不

孝毓榮 出苦塊昏迷語無倫次謹詮敘大略伏願

當代立言君子錫之誌誄用光泉壤世世子孫感且不朽

不孝毓齡 泣血謹述



顯妣高太夫人行述

先太夫人姓高氏世爲江蘇陽湖人曾祖諱思淪祖諱璣  
世有令望潛德弗耀考諱賜琛以敬先府君貴贈貤贈資  
政大夫妣汪氏朱氏皆門貤贈夫人堂太夫人生有至性  
秉德純懿事親盡孝外王父母咸鍾愛之稍長服習姆  
訓言不出柵行不踰闕先大母張太夫人見之歎曰淑  
慎之德必儀其身和睦之訓必宜其家爲諸婦稱首矣遂  
爲府君聘焉歲丁巳日太夫人年二十有一來歸我府  
府君時先大父贈尙書中丞公以縣丞海保知縣需次



南河朝先大母偕府君就婚禮於常州還舟過淮從母  
毛宜人入賀先大母曰吾家故貧賤也井臼縫紉皆躬  
親之今幸新婦賢能耐勞苦吾得替人矣既先大父宦  
徐州祿入甚薄先大母持家以儉米鹽凌雜必躬自檢  
點客至具精饌親入厨下督率調和太夫人味爽而興  
潔杯棬具巾匱伺候寢門外聞警咳聲則趨問安否侍堂  
上盥櫛已迨朝食則已奉甘旨以進而自食粗糲之食服  
澣濯之衣有事入白鵠立候無倦容雖嚴寒酷暑不失尺  
寸或遇盛怒屏息侍立色益愉俟解乃退先大父母嘗



歎曰新婦賢孝恭順事吾二人未嘗一日失禮也處娣姒  
間以讓咸相洽無間言先大父母患肝疾屢劇府君  
親嘗湯藥多方調護而藥鑪茗椀太夫人皆躬自滌之  
從不假手婢媪夕則請衽何所伺先大父母寢潛伏戶  
外不敢聲聞轉側或有所需必傾耳俟命知安眠達旦則  
大慰府君應南北省試或就幕金陵太夫人婦代子  
職先意承志一如府君在家時時髮捻創亂寇盜縱橫  
乃隨先大父母轉徙於淮徐亳壽之間先大父攝豐  
縣事補靈璧縣知縣捻匪侵掠皖豫靈璧地近賊境烽火



惟正身類 卷一 十一  
相望 先大父率民兵登陴固守賊時來撲城輒擊卻之  
太夫人隨 先大母誓居圍城之中效死勿去然警報  
日至或一夕數驚輒慮變起不測而造次顛沛動循禮法  
從容進退無改常度不使 先大父有內顧憂卒亦轉危  
爲安人以是稱 太夫人居常處變爲不可及也庚申之  
歲常州失守 外王母汪太夫人避亂鄉間會賊遊騎略  
地至 外王母慷慨殉難全家死節凶問至皖 太夫人  
自于歸以來卽侍 先大母隨宦江北干戈滿地道路梗  
塞歲時未及歸省望雲之念日切於懷 外王母避地之



初遣間使報以太夫人欲往則繫戀舅姑且道阻往未必  
達欲不往則親危世亂恐遂不相見徬徨終夜淚痕漬枕  
席間凶耗驟來慟哭仆地以違侍多年臨危乃不能一訣  
且痛以外王母倉猝就義殯葬未必盡禮又痛以外王父  
既歿上無伯叔終鮮兄弟門衰祚薄祖宗血食不其餒而  
悲哀鬱於中勞苦動於外含辛茹戚勉事庭闈而心力由  
是交耗矣七月先長姊生壬戌八月先次姊生以家貧不  
僱用乳媪提攜保抱備極恩勤襁褓衣履皆手自製之日  
則入事先大父母侍杖履進膳羞昏定後乃敢退入室



一檠熒然取鍼綫就燈下縫紉倦極不暇假寐或天寒冰  
雪冱凍兩手龜甚偶誤刺指血涔涔下輒茹痛自忍更柝  
四五巡乃得歸寢復質明而興由是每夜恆患失寐食太  
夫人之病根於此矣丙寅六月先仲姊生仲姊生而婉婉  
天性肫摯能得歡心府君與太夫人皆愛之會伯考先  
伯考以道員分發浙江季父以同知需次湖南攝零陵  
縣事先大父顧後起有人抽簪念切遂辭官返里太  
夫人奉先大母隨侍南歸兵燹甫平彌望瓦礫旣披草  
萊以立居室乃泣曰此吾故里也吾母之墓當在焉



母之歿以道弗未及歸今不能躬奠諸墓下何以慰吾心  
乎驅車原野求一外王母墓道而寒烟蔓草荒塚纍纍既  
求之不得輒痛哭而返先叔母高夫人與太夫人從妹  
也其謀爲舅氏立後而期功以內罕有近親又無儋石儲  
無片瓦覆何所藉以成立族人望而却走太夫人曉以  
大義得族子應基爲嗣爲之謀衣食謀室家憔悴憂傷苦  
思疾作戊辰五月不孝毓良生壬申七月不孝毓珂生  
不孝等幼而弱疾痛疴癢皆貽太夫人憂時伯考在浙  
季父在湘以仕宦不得侍定省先伯母李夫人與



先叔母高夫人皆以隨宦而去獨 府君及 太夫人以

先大父母春秋高留侍左右奉庭闈支門戶苦心竭力

承歡養志者十年一日晨起入侍 先大母曰汝殆病乎

何顏色若是之憊也 太夫人曰新婦體中小有不適頃

卽愈大人勿憂 先大母曰吾彊健無恙汝夙夜辛苦亦

勞矣其歸休固命之退頃之姊奔告 先大母曰母入室

倚榻而坐呼之罔覺若大病瞋眩者何也則驚相趨視血

大崩霑牀褥一晝夜不止譫語昏迷醫來辭以不治

府君嘆曰自汝入吾家事吾親以孝撫吾子女以慈所操



作過於傭媪今未嘗一日息而豈其不起耶何天之危吾  
賢婦也會有傳史氏姑母藏眞葭者乞得少許服之而血  
漸止調理旬月雖幸而獲愈而氣體大虧常患不寐之症  
然雞鳴盥嗽問視寢門未嘗以病稍間也光緒丙子府  
君以道員到鄂總理善後局務太夫人奉先大父母  
命挈不孝等偕往府君操守嚴厲精臺薪水辭腴就瘠  
太夫人同心合志節衣縮食務以勤儉祿雖薄常使之  
有餘不孝等幼穉飲食寒煖太夫人調護臻至然不爲  
置新異衣飾日而父一衣十餘年汝輩宜服習儉約無使



奢靡爲他日累戊寅六月亡妹生不孝等稍長多金延師

先日供具必豐必潔不孝等入塾常晏起太夫人諭之

曰自吾爲婦時聞汝父蚤入塾辨色而起漏數下猶誦聲

琅然或偶遇大父母猶呵斥不稍貸顧汝乃酣卧耶吾

固愛汝不忍責毋搜汝父怒也嗚呼不孝等幼而失學壯

無成就負太夫人之教誨回念遺訓言猶在耳其愧悔

怨艾詎有地耶太夫人以睽侍膝下溫清久疎乃與

府君稟乞迎養先大父曰吾高年強飯汝毋以爲念俟

汝得尺寸之柄當就養以督教汝也遂迎先大母至鄂



府君綜理局務署鹽法道篆旋兼營務處案牘山積昕  
夕不遑太夫人肩任家事奉事維謹一如平時饗殮所  
需有欲輒辦雖常日侍膳每有肥甘箸不敢輕下啜飯七  
餘而已先大母怪詢之則曰頃已飽餐不能加也偶有  
疾病亦不敢令堂上知先大母處之怡然以先大父  
在堂時往來於常鄂辛巳之秋先伯考杏耘公卒於浙  
江糧儲道任太夫人以先大父母年高恐傷悼過甚  
每值手諭頌至輒忍涕而發之得安報始默然慰甲申四  
月先大父棄養府君與太夫人號泣躄踊哀痛逾



恒遂星奔旋里侍 先大母料理喪儀衰經之中盡哀盡  
禮 府君服闋重蒞鄂垣 太夫人以丁亥四月奉 先  
大母命至鄂拜辭依依不忍遽別 先大母曰汝毋然吾  
膝下有人娣姒皆侍左右汝但往無傷且吾亦依汝久矣  
鄂中風土吾習而安焉不日當就汝相見也乃行七月 父  
府君再權鹽法道篆遣使恭迓 慈輶自是補糧道調江  
漢關陳臬開藩 先大母常在鄂署矣 太夫人嘗語人  
曰吾見世之慕富貴者矣以升斗之祿棄其親如敝屣吾  
不忍言卽丈夫猶慕父母而室人交謫牽於妻子之愛薰



心利祿愬然而舍去吾不忍出也吾幸得事吾夫子以養  
親不仕吾得事舅姑者二十年既仕矣念念猶不忘親吾  
又得伸吾意以成其志得祿而養又二十年於茲姑八十  
矣悅豫而壽且康凡世之譽我者黻佩褱翟舉不足爲吾  
榮惟老而事姑與吾姑之康強逢吉日侍顏色而未有艾  
者爲可慰也聞者皆太息泣下辛卯六月先伯母李夫  
人歿於常府君恐先大母聞耗不勝悲慟未敢遽稟  
七月仲姊復以媿難卒仲姊適史氏後歲必歸省音書珍  
錯不絕於道嘗與不孝等侍坐因嘆曰曩幼時吾姊弟皆



孩提也以嬉戲博親歡甚樂今忽忽者十餘年親老矣吾  
又適人不能長侍左右吾何忍遽離願他日者婿得官與  
兄弟同筮仕一省吾得日侍吾親以償我生平願盡孝養  
之志河太夫人曰能如是乎吾不敢望然固所願也不幸  
中年天逝虛負前諾實傷氣母心入侍侍先大母則怡聲  
愉色委曲承歡退則哭泣悲哀中夜徬徨涕零如雨不孝  
等嘗因間跽勸如太夫人不答固問之則淚皆熒熒然欲  
墮私懷拂逆解釋萬難肝鬱日增心火日熾甲午四月驟  
患痰火之症牽動內風面赤如絳神魂驚悸而昏瞶之際



猶諭

不孝

等曰吾病矣

大母年高勿遽使知恐驚

慈

懷也嗚呼太夫人孝事舅姑之心固頃刻不忘如此耶

後醫治半載始獲全愈一歲而復作蓋太夫人自少

食貧艱難拮据困苦萬狀中歲值兒女之戚所生

不孝及

姊妹等八人長姊未字年二十八而卒次姊甫字未嫁年

二十三而卒次則適史氏姊也又次二人天逝不育又次

襁褓卽字六歲而殤今惟

不孝

兄弟在矣

太夫人隱傷

於心勿克自遣神明內耗精力外虧病遂日積而日深丙

申十月府君授浙江藩司復奉先大母至杭山色湖



光稍紓抑鬱不意丁酉之秋先叔母高夫人復以病歿於鄂太夫人在鄂時季父筦宜昌鹽局先叔母居鄂垣旅舍太夫人病叔母輒間日臨視執手勸譬慰藉百端憂懷賴以稍解將之浙叔母送之河干泣別曰吾姊妹皆六旬矣以隨宦不得長相見今久別而暫聚聚而又別而姊又憂且病吾亦衰矣未知尙相見否耶姊其彊自攝以慰吾意太夫人忍淚而頷之噩耗驟來悲痛大起太夫人以久病之軀撻同氣之戚回憶外家蒙難宗支零落姨母二人適邵氏魏氏已皆前歿而生平強健



如叔母者又旦夕遽殂已復病益劇恐不能久待以重  
姑之悲而病益大甚先大母諭之曰汝毋然吾之婦三  
人今惟汝在耳而吾年老且耄日迫崦嵫其何能久汝曷  
不善自愛他日倚汝以將吾大事也太夫人聞之涕泣  
不能仰視會醫者視病謂肝火肝盛投以苦寒而元氣大  
傷胃納漸衰肌肉銳落不孝等繼以祈禱終無效驗嗚呼  
先大父母中年患肝疾反胃粒不下咽府君綜醫家  
之說審切脈理親進刀圭每應手輒愈今太夫人病且  
久不孝等懵於學術不知求和緩倉鵠之醫更昧溫涼攻



補之辨妄投藥餌使親疾日增揆人子不可不知醫之律  
不孝等罪通於天其尙可追耶庚子之夏季父自閩省  
廈門道任歸先大母思鄉切季父奉迎旋常十月  
府君擢撫浙江日望先大母安輿早蒞杭州俾依侍數  
年仍親定省乃自冬月以後先大母病情日棘每一電  
至太夫人輒驚懼發顛十二月先大母見背太夫  
人哀痛哭泣隨府君匍匐奔喪病體衰頹精神憊甚然  
猶竭力支持喪葬之中一切中禮或勸節哀太夫人泣  
曰自吾爲婦四十餘年吾事姑久矣自少至老靡役不從



吾非猶人之姑婦也姑之別慰吾曰余非忍捨汝以汝輩  
將棄官而去余之歸整頓門戶以待汝矣吾心淒然若有  
所悲不幸竟不得相見生盡其奉養而死不能視含斂吾  
滋有疚焉娣姒輩皆先姑而逝吾獨後死以成姑之志是  
姑將大有待於吾也其胡能不哀皆不敢盡言而退辛丑  
八月合葬先大父母於官壩橋府君臨穴號慟左右  
扶掖不能起遂以哀毀得疾漸至瘠立冬月廿九日頭目眩  
暈驟嘔血數升服清涼止血之劑調治少愈日太夫人心  
氣日弱素患怔忡至是驚悸特甚病益不安府君宦鄂



浙三十餘年性最勤常以日出治事朔望祠祭及衙參謁  
大府輒五鼓起盥洗必恭必謹太夫人躬自起視指揮  
僕婢護持湯沐進具飲饌府君常判牘至夜分必秉燭  
以待不以寒暑節勞府君患外症太夫人手自調藥  
傅患處久之乃愈府君每諭侍妾曰汝主母事吾至矣  
血液茵藉不以爲污汝輩豈能爾耶又諭不孝等曰汝母  
事姑以禮始終數十年如一日且事吾亦克盡婦道既恭  
且順吾得內助者多矣汝輩其示之後人爲諸婦勗也及  
是非府君病家人輩恐之太夫人過憂多方謀所以解釋



歸太夫人郤之曰汝欲滅吾憂也吾獨何心汝毋溷我爲也  
府君病益劇漸患足腫上及腰膝腫甚氣亟達旦不能安眠  
太夫人命不孝等禱於神且誓之曰兒輩少不更事依恃庇蔭家事賴夫子以濟今病且不起願神鑒某之誠與夫子平日所以居官救民者假其年而降之福必不獲命若有災厄某願以身當之嗚呼太夫人爲此言太夫人之心傷矣不孝等呼籲無術不能至誠感格以回天意乃以府君之病貽太夫人憂不孝等罪孽深重宜膺顯罰不自殞滅禍貽考妣雖苟延殘喘其何以



覩然立於人世耶壬寅二月 太夫人疾稍減神志漸定

肝氣略平 不孝 等私心竊慰以爲愛日方長桑榆猶盛乃

三月十三日晚間陡患時痧嘔逆泄瀉痧發不暢醫藥罔

效十七日復患喉痛痰聲全涌氣逆上行藥不下咽羣醫

環視束手無策延至亥刻竟棄 不孝 等而長逝矣嗚呼痛

哉 太夫人性格謹主持中饋遇令節忌日祭饗祖先簋

盞咸飭佳醞名果以時致之誠懇將事拜起必敬 外王

父母既歿未立嗣無主祭者 太夫人泣然曰一盂麥飯

誰酒荒郊吾祖宗其不祀矣祭而豐雖不如養之薄然猶



有鬼神吾不能不任其責也祀惲氏祖先畢乃更爲位以  
祭祀外家高曾以下迨灌獻無倦容行之終身敬不少懈  
見者歎息曰孝哉 太夫人高氏之嗣賴以不墜誰謂生  
女爲不幸耶 太夫人慈祥愷惻好周人之急 府君宦  
鄂時祿入甚薄餽粥外無餘資然慷慨樂施與嘗外諾人  
歸而有所謀 太夫人輒贊成之不以空乏告雖傾囊不  
少吝曰吾雖貧幸免於饑寒視若猶勝也苟有餘必以助  
其敢獨飽煖乎初立應基爲 外王父母嗣謂之曰汝旣  
承先人後無恒產何以爲生然我在也匪異人任必有以



爲汝地其毋慮以歲時賜卹之會從舅無後而應基生子  
三遂命以世元世昌分主其祭婚嫁旣畢復資之仕宦以  
冀其有所成立 太夫人旣歿應基哭曰生我者父母成  
我者姑母也 太夫人之德謹誌之不敢忘其他族姻任  
卹周至籌及隱微子弟之有才者輒扶持之以期其造就  
咸克自振拔或老而孤苦 太夫人嘗歎曰徒善不足以  
爲法吾無取焉博施濟之名而不能得其實是虛惠也當  
代爲之謀吾償其值而市以時致之則吾施惠而彼有實  
濟嗚呼 太夫人之用心可謂仁且至矣 太夫人以高



氏自遷晉陵以來譜系失修世次多闕會從舅子明公從  
舅母莊宜人以書至合族人欲重修曰太夫人曰是吾志  
也兄先我爲之是大有功於宗族而念其先人也其何敢  
不敬然無貲不足以集事吾首助焉而兄以大義相勸喻  
夫誰能不從則皆應曰諾成高氏譜系二卷太夫人隨  
宦居浙時北方匪亂鄉人之宦京師者皆避地南來而眷  
屬不能悉行中途遇寇盜輒凌虐迫辱太夫人傷之曰  
人不幸爲女子身况值亂離遭蹂躪含垢蒙耻或憤激以  
戕其生大家命婦及賢烈閨媛何忍以污賊手吾幸適樂



郊不見兵革顧坐視而不爲之所吾心安乎會好善者釀  
資設救濟會立捐畀千金計保全名節無算太夫人御  
下寬和婢媪有過輒掩覆之而陰爲誡勉卽遣去無怨言  
府君治家嚴遇有所怒太夫人必爲之排解居鄂浙  
署十餘年每日吾夫子幸爲官人皆以輦衣象服爲吾光  
寵然吾家固寒素也敢以富貴驕人乎夫子有言不使妻  
子有在官之樂吾不敢御羅綺珍飾以成夫子之廉聞者  
咸歎服攝內政務持大體不爲苛細自臧獲門子以逮走  
卒莫不稱太夫人之賢嗚呼積誠動物而至孝不能感



神天其果佑善人耶以吾母之孝之善不錫之福而降  
之殃耶吾母病時母祈以身代豈天不我諒而竟許之  
耶何吾父而又然耶不孝等劬勞未報而忍使終身負  
疚長爲有罪之人耶使不孝等生百年孰如養一日耶使  
呼天以籲而又何及耶嗟嗟生有盡而憾無窮卽朝夕隨  
赴泉臺亦何補終天之恨也嗚呼痛哉大夫人生於道  
光十七年四月初八日辰時歿於光緒二十八年三月十  
七日亥時春秋六十有六歲將以二十九年二月  
日  
合葬於陽湖新塘鄉夾山新塋



誥授光祿大夫兵部尙書浙江巡撫顯考松耘府君之兆  
誥封一品夫人晉封正一品夫人生子二長 不孝毓良

太學生花翎三品銜補用道江西候補知府娶江陰繆氏

光緒丙子科進士四品銜翰林院編修 荃孫 公女次 不孝

毓珂 太學生工部郎中虞衡司行走花翎三品銜選用道

娶江夏張氏道光乙巳科進士兵部尙書前雲貴總督雲

南巡撫諱 凱嵩 公女女五人長未字卒次字無錫華氏二

品銜河南候補道諱 冕臣 公長子五品銜河南候補知縣

諱 懋祺 三適同里史氏同治庚午科舉人浙江候補知府



諱恩緒

公長子同知銜湖北候補知縣諱

適定

四未字卒

五字無錫錢氏三品銜廣東候補道諱

誦清

公次子花翎

浙江候補知府

以振

孫四人

魁曾觀曾望曾不孝毓良

出

魁曾觀曾

俱幼殤

宜曾

堂兄

毓華

出來嗣

不孝毓珂

太

夫人歿後十日殤孫女五人嗚呼

太夫人恭儉仁孝而

有禮待妾媵馭婢僕慈而有恩生平無疾言遽色以此懿

媿宜臻上壽皆由

不孝

等侍奉無狀罹此鞠凶搶地號天

追攀靡及含斂之日三黨墮淚左右皆行哭失聲

不孝

等

苦塊昏迷於

太夫人遺言往行不能記述萬一謹撮叙



崖畧伏求於當代立言君子錫之銘誄用光泉壤不孝等

世世子孫感且不朽三黨則則古古皆皆哭夫獲不孝等

歟宜稟土壽皆由不孝於於奉不孝毓良泣血謹述天

拜願於妾親則教對慈而育恩主平無遠言幾曾以此獲

夫人歿於十月惠莊文正人御初去太夫人恭劬以孝而

以曾應曾其世惠宜會堂泉海出來不孝極天

世世則蘇快孫以莊不四八不曾應曾望曾不孝極天

立字無驗幾因三品爵寬東到蘇蘇蘇不公六千蘇天

公具于同快海蘇非到蘇快蘇蘇不四宋字天



爲庶母楊恭人立嗣孫記  
庶母楊恭人楊故常郡舊族也年二十來事予父資政公  
母呂夫人逾三十年箕帚小心未或稍忤其佐理內政婉  
婉知大體凡宗郤戚友下逮臧獲輩無間言光緒庚寅予  
任戶部主事恭遇覃恩爲請於父母加級賜封焉恭人無  
所出以堂弟毓鼎第三子寶綸爲嗣孫夫爲妾立嗣於禮  
無徵况無嗣而立孫尤爲不經顧禮所不可假者則情可  
以通之予本生父贈資政公母董夫人之歿也予及弟毓  
安毓善皆未及十歲季父贈資政公季母蔣夫人之歿也



弟毓鼎毓庚毓德毓異亦皆十數歲或數歲耳藐藐諸孤  
惟予父母顧復鞠育之亦惟恭人寔左右贊助之故諸孤  
之於予父母也無異乎所生則於恭人也亦莫不有款款  
之感情深入乎人心禮大宗無後支子不得有子何論乎  
妾此禮之不可假者也例有八母乳母且爲持服何論乎  
妾此情之可通者也恭人旣疾革命以遺產析予寶綸旣  
歿寶綸爲服齊衰並世世承祭掃情也亦無於禮者之禮  
也夫德無不報惠不虛施恭人以婉婉小心識箕帚大體  
予兄弟旣感其贊助予父母顧復鞠育之勤且體予父母



江汜逮下之仁報之以緜緜延延之歆祀使恭人死而有  
知當亦謙退未遑感余父母之大惠不置也

丁巳夏六月嫡子毓嘉謹記